

# 宋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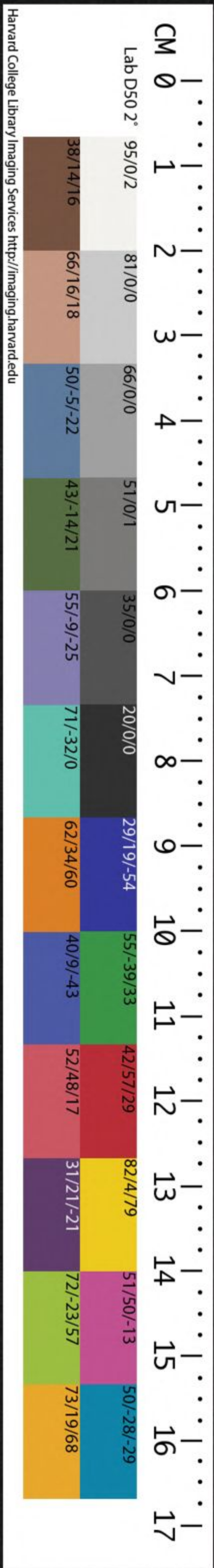
## 卷四百七十二之七十七



506

CHINESE - JAPANESE LIBRARY OF  
HARVARD - YENCHING INSTITUTE  
AT HARVARD UNIVERSITY  
JUL 30 1936

172455/21



Harvard College Library Imaging Services <http://imaging.harvard.edu>

列傳卷第二百二十一

宋史四

開禧大印

開府儀同三司桂國錄軍國事書省右丞相監修國史領經筵事都總裁吳勝等奉

勅

姦臣二

蔡京

弟卞

修

趙良嗣

張覺

郭藥師附

蔡京字元長興化仙游人登熙寧三年進士第調錢塘尉舒州推官累遷起居郎使遼還拜中書舍人時弟卞已為舍人故事入官以先後為序卞乞班京下兄弟同掌書命朝廷榮之改龍圖閣待制知開封府元豐末大臣議所立京附蔡確將害王珪以貪定策之

功不克司馬光秉政復差役法爲期五日同列病大  
迫京獨如約悉改畿縣顧役無一違者詣政事堂白  
光光喜曰使人人奉法如君何不可行之有已而臺  
諫言京挾邪壞法出知成德軍改瀛州徙成都諫官  
范祖禹論京不可用乃改江淮荆浙發運使又改知  
揚州歷鄆永興軍遷龍圖閣直學士復知成都紹聖  
初入權戶部尚書章惇復變役法置司講議久不決京  
謂惇曰取熙寧成法施行之爾何以講爲惇然之顧  
役遂定差顧兩法光惇不同十年間京再莅其事  
成於反掌兩人相倚以濟識者有以見其姦卞拜右

丞以京爲翰林學士兼侍讀修國史文及甫獄起命  
京窮治京捕內侍張士良令述陳行事狀即以大逆  
不道論誅并劉摯梁燾劾之衍死二人亦貶死皆錮  
其子孫王巖叟范祖禹劉安世復遠竄京覬執政曾  
布知樞密院忌之密言卞備位丞轄京不可以同升  
但進承旨徽宗即位罷爲端明龍圖兩學士知太原  
皇太后命帝留京畢史事踰數月諫官陳瓘論其交  
通近侍瓘坐斥京亦出知江寧頗快快快遷延不之官  
御史陳次升龔夬陳師錫交論其惡奪職提舉洞霄  
宮居杭州童貫以供奉官詣三吳訪書畫奇巧留杭

累月京與游不舍晝夜凡所畫屏幃扇帶之屬貫日以達禁中且附語言論奏至帝所由是帝屬意京又太學博士范致虛素與左街道錄徐知常善知帝以符水出入元符后殿致虛深結之道其平日趣向謂非相京不足以為有為已而宮妾宦官合為一詞譽京遂擢致虛右正言起京知定州崇寧元年徙大名府韓忠彥與曾布交惡謀引京自助復用為學士承旨徽宗有意修熙豐政事起居舍人鄧洵武黨京撰愛莫助之圖以獻徽宗遂決意用京忠彥罷拜尚書左丞俄代曾布為右僕射制下之日賜坐延和殿命之曰神宗創

法立制先帝繼之兩遭變更國是未定朕欲上述父兄之志卿何以教之京頓首謝願盡死二年正月進左僕射京起於逐臣一旦得志天下拭目所為而京陰託紹述之柄箝制天子用條例故事卽都省置講議司自為提舉以其黨其居厚王漢之十餘人為僚屬取政事之大者如宗室冗官國用商旅鹽澤賦調尹牧每一事二三人主之凡所設施皆由是出用馮澥錢適之議復廢元祐皇后罷科舉法令州縣悉倣太學三舍考選建辟雍外學於城南以待四方之士推方田於天下權江淮七路茶官自為市盡更鹽鈔

法凡舊鈔皆弗用富商巨賈嘗齎持數十萬緡一旦化  
爲乞丐甚者或赴水及縊死提點淮東刑獄章紳見而  
哀之奏改法誤民京怒奪其官因鑄當十大錢盡陷紳  
諸弟御史沈畸等用治獄失意羈削者六人陳瓘子彙  
以上書黥置海島南開黔中築靖州辰溪徭叛殺淑  
涌令京重爲賞募殺一首領者賜之絹二百官以班  
行且不令質究水木荆南守馬城言有生徭有省地  
徭今未知叛者爲何種族若計級行賞懼不能無枉  
濫蔣之奇知樞密院恐忤京意白言城不體國京罷  
城命舒亶代之以勦絕羣徭爲期西收湟川鄯廓取

狎河夜郎地擢童貫領節度使其後楊戩藍從熙譚  
稹梁師成皆踵之凡寄資一切轉行祖宗之法蕩然  
無餘矣又欲兵柄士心皆歸已建澶鄭曹拱州爲四  
輔各屯兵二萬而用其姻昵宋喬年胡師文爲郡守  
禁卒于掖月給錢五百驟增十倍以固結之威福在  
手中外莫敢議累轉司空封嘉國公京旣貴而貪益  
甚已受僕射奉復創取司空寄祿錢如粟豆柴薪與  
儉從糧賜如故時皆折支亦悉從真給但入熟狀奏  
行帝不知也時元佑群臣貶竄死徙略盡京猶未愜  
意命等其罪狀首以司馬光目曰姦黨刻石文德殿

門又自書爲大碑徧班郡國初元符來以日食求言  
言者多及熙寧紹聖之政則又籍范柔中以下爲邪  
等凡名在兩籍者三百九人皆錮其子孫不得官京  
師及近甸五年進司空開府儀同三司安遠軍節度  
使改封魏國時承平旣久帑庾盈溢京倡爲豐亨豫  
大之說視官爵財物如糞土累朝所儲掃地矣帝嘗  
大宴出玉琖玉卮示輔臣曰欲用此恐人以為太華  
京曰臣昔使契丹見玉盤琖皆石晉時物持以夸臣  
謂南朝無此今用之上壽於禮無嫌帝曰先帝作一  
小臺財數尺上封者甚衆朕甚畏其言此器已就久

矣倘人言復興久當莫辨京曰事苟當於理多言不  
足畏也陛下當享天下之奉區區玉器何足計哉五  
年正月彗出西方其長竟天帝以言者毀黨碑凡其  
所建置一切罷之京免爲開府儀同三司中太乙宮  
使其黨陰援於上大觀元年復拜左僕射以南丹納  
土躡拜太尉受八寶拜太師三年臺諫交論其惡遂  
致仕猶提舉修哲宗實錄改封楚國朝朔望太學生  
陳朝老追疏京惡十四事曰瀆上帝罔君父結奧援  
輕爵祿廣費用變法度妄制作喜導諛箝臺諫熾親  
黨長奔競崇釋老窮土木矜遠略乞投畀遠方以禦

魁魅其書出土人爭相傳寫以爲實錄四年五月彗  
復出奎婁間御史張克公論京輔政八年權震海內  
輕錫子以蠹國用託爵祿以市私恩役將作以葺居  
第用漕船以運花石名爲祝聖而修塔以壯臨平之  
山託言灌田而決水以符興化之讖法名退送門號  
朝京方田擾安業之民園土聚徙郡之惡不軌不忠  
凡數十事先是御史中丞石公弼侍御史毛注數劾  
京未允至是貶太子少保出居杭政和二年召還京  
師復輔政徙封魯國三日一至都堂治事京之去也  
中外學官頗有以時政爲題策士者提舉淮西學士

蘇軾欲自售獻議請索五年間策問校其所詢以觀  
向背於是坐停替者二十餘人初國制凡詔令皆中  
書門下議而後命學士爲之至熙寧間有內降手詔  
不由中書門下共議蓋大臣有陰從中而爲之者至  
京則又患言者議已故作御筆密進而丐徽宗親書  
以降謂之御筆手詔違者以違制坐之事無巨細皆  
託而行至有不類帝札者羣下皆莫敢言繇是貴戚  
近臣爭相請求至使中人楊球代書號曰書楊京復  
病之而不能止矣旣又更定官名以僕射爲太少  
宰自稱公相總治二省追封王安石蔡確皆爲王省

吏不復立額至五品階以百數有身兼十餘奉者侍  
御史黃葆光論之立竄昭州拔故吏魏伯芻領擁貨  
造料次錢券百萬緡進入徽宗大喜持以示左右曰  
此太師與我奉料也擢伯芻至徽猷閣待制京每爲  
帝言今泉幣所積贏五千萬和足以廣樂富足以備  
禮於是鑄九鼎建明堂修方澤立道觀作大晟樂製  
定命寶任孟昌齡爲都水使者鑿大伾三山創天成  
聖功二橋大興工役無慮四十萬兩河之民愁困不  
聊生而京僦然自以爲稷契周召也又欲廣宮室求  
上寵媚召童貫輩五人風以禁中偏側之狀貫俱聽

命各視力所致爭以侈麗高廣相夸尚而延福宮景  
龍江之役起浸淫及於艮嶽矣子攸儵條攸子行皆  
至大學士視執政偉尚茂德帝姬帝七幸其第賚予  
無筭命坐傳觴略用家人禮廝養居大官媵妾封夫  
人然公論益不與帝亦厭薄之宣和二年令致仕六  
年以朱勔爲地再起領三省京至是四當國目昏眊  
不能事事悉決於季子條凡京所判皆條爲之且代  
京入奏每造朝侍從以下皆迎揖咕囁耳語堂吏數  
十人抱案後從由是恣爲姦利竊弄威柄驟引其婦  
兄韓相爲戶部侍郎媒孽密謀斥逐朝士創宣和庫



式貢司四方之金帛與府藏之所儲盡拘括以實之  
爲天子之私財宰臣白時中李邦彥惟奉行文書而  
已旣不能堪兄攸亦發其事上怒欲竄之京力丐免  
特勒停侍養而安置韓昶黃州未幾褫條侍讀毀賜  
出身敕而京亦致仕方時中等白罷條以撼京京殊  
無去意帝呼童貫使詣京令上章謝事貫至京泣曰  
上何不容京數年當有相讒譖者貫曰不知也京不  
得已以章授貫帝命詞臣代爲作三表請去乃降制  
從之欽宗卽位邊遽日急京盡室南下爲自全計天  
下罪京爲六賊之首侍御史孫覲等始極疏其姦惡

乃以祕書監分司西京連貶崇信慶遠軍節度副使  
衡州安置又徙韶儋二州行至潭州死年八十京天  
資凶譎舞智御人在人主前顛徂伺爲固位計始終  
一說謂當越拘攣之俗竭四海九州之力以自奉帝  
亦知其姦屢罷屢起且擇與京不合者執政以梏之  
京每聞將退免輒入見祈哀蒲伏叩頭無復廉恥燕  
山之役京送攸以詩陽寓不可之意冀事不成得以  
自解見利忘義至於兄弟爲參商父子如秦越暮年  
卽家爲府管進之徒舉集其門輸貨僮隸得美官棄  
紀綱法度爲虛器患失之心無所不至根株結盤牢

不可脫卒致宗社之禍雖譴死道路天下猶以不正  
典刑爲恨子八人儵先死攸脩伏誅條流白州死儵  
以尚帝姬免竄餘子及諸孫皆分徙遠惡郡

卞字元度與京同年登科調江陰主簿王安石妻以  
女因從之學元豐中張璪薦爲國子直講加集賢校  
理崇政殿說書擢起居舍人歷同知諫院待御史居  
職不久皆以王安石執政親嫌辭拜中書舍人兼侍  
講進給事中哲宗立遷禮部侍郎使於遼遼人頗聞  
其名卞適有寒疾命載以白馳車典客者曰此君所乘  
蓋異禮也使還以龍圖閣待制知宣州徙江寧府歷

揚廣越潤陳五州廣州寶貝叢湊一無所取及徙越  
夷人清其去以薔薇露灑衣送之紹聖元年復爲中  
書舍人上疏言先帝盛德大業卓然出千古之上發  
揚休光正在史策而實錄所紀類多疑似不根乞驗  
索審訂重行刊定使後世考觀無所迷惑詔從之以  
卞無國史修撰初安石且死悔其所作日錄命從子  
防焚之防詭以他書代至是卞即防家取以上因芟  
落事實文飾姦偽盡改所修實錄正史於是呂大防  
范祖禹趙彥若黃庭堅皆獲深譴遷翰林學士四年  
拜尚書左丞專託紹述之說上欺天子下脅同列凡

中傷善類皆密疏建白然後請帝親札付外行之章惇雖鉅姦然猶在其術中惇輕率不思而卞深阻寡言論議之際惇毅然主持卞或噤不啓齒一時論者以為惇迹易明卞心難見徽宗即位諫官陳瓘任伯雨御史龔夬疏其兄弟姦惡瓘併數卞尊私史以厭宗廟之罪伯雨言卞之惡有過於惇去年封事數千人皆乞斬惇卞公議於此可見矣遂陳其大罪有六曰誣罔宣仁聖烈保佑之功欲行追廢一也凡紹聖以來竄逐臣僚皆卞啓而後行二也宮中厭勝事作哲宗方疑未知所處惇欲召禮法官通議卞云既犯法

矣何用禮法官議皇后以是得罪三也編排元祐章牘萋菲語言被罪者數千人議自卞出四也鄒浩以言忤旨卞激怒哲宗致之遠謫又請治其親故送別之罪五也蹇序辰建看詳訴理之議章惇遲疑未應卞即以二心之言迫之惇默不敢對即日置局士大夫得罪者八百三十家凡此皆卞謀之而惇行之六也願亟正典刑以謝天下詔以資政殿學士知江寧府連貶少府少監分司池州纔踰歲起知大名府徙揚州召為中太乙宮使擢知樞密院時京居相位卞禮辭不許帝謀復遑鄩問於卞卞以王厚高永年對

與京合謀竭府藏以事邊募商人運糧不復問其直  
貴賤鄣廓至斗米錢四千束芻錢千二百秦中騷困  
及取三州進金紫光祿大夫永年竟為帳下執去以  
降自是西方交兵連年不息追讐任伯雨所言曲自辨  
理至欲會獄證治諸人坐貶卞居心傾邪一意以婦  
公王氏所行為至當兄晚達而位在上致已不得相  
故二府政事時有不合京以中旨用童貫為陝西制  
置使卞言不宜用宦者右丞張康國引李憲故事以  
對卞曰用憲已非美事憲猶稍習兵貫略無所長異  
時必誤邊計帝令中書行之京於帝前詆卞卞求去

以天章閣學士知河南妖人張懷素敗卞素與之游  
謂其道術通神嘗識孔子漢高祖至稱為大士坐降  
職旋加觀文殿學士拜昭慶軍節度使入為侍讀進  
檢校少保開府儀同三司易節鎮東政和末謁歸上  
冢道死年六十贈太傅謚曰文正高宗即位追責為  
寧國軍節度副使紹興五年又貶單州團練副使

攸字居安京長子也元符中監在京裁造院徽宗時  
為端王每退朝攸適趨局遇諸塗必下馬拱立王問  
左右知為蔡承旨子心善之及即位記其人遂有寵  
崇寧三年自鴻臚丞賜進士出身除祕書郎以直祕

閣集賢殿修撰編修國朝會要二年間至樞密直學  
士京再入相加龍圖閣學士兼侍讀詳定九域圖志  
修六典提舉上清寶籙宮秘書省兩街道錄院禮制  
道史局官僚合百人多三館雋游而攸用大臣子領  
袖其間情不知學士論不與初置宣和殿命為大學  
士賜毬文方團金帶改淮康軍節度使帝將去京先  
逐其黨劉昺劉煥等使御史中丞王安中劾之攸通  
籍禁庭聞其事亟請問百拜以懇帝意遂解其後與  
京權勢日相軋浮薄者復間之父子各立門戶遂為  
仇敵攸別居賜第嘗詣京京正與客語使避之攸甫

入遽起握父手為胗視狀曰大人脉勢舒緩體中得  
無有不適乎京曰無之攸曰禁中方有公事即辭去  
客竊窺見以問京京曰君固不解此此兒欲以為吾  
疾而罷我也閱數日京果致仕以季弟條鍾愛於京  
數請殺之帝不許攸歷開府儀同三司鎮海軍節度  
使少保進見無時益用事與王黼得預宮中祕戲或  
侍曲宴則短衫窄袴塗抹青紅雜倡優侏儒多道市  
井淫媠謔浪語以蠱帝心妻宋氏出入禁掖子行領  
殿中監視執政寵信傾其父帝留意道家者說攸獨  
倡為異聞謂有珠星壁月跨鳳乘龍天書雲篆之符

與方士林靈素之徒爭證神變事於是神霄玉清之祠徧天下咎端自攸興矣童習伐燕以攸副宣撫攸童駭不習事謂功業可唾手致日辭之日二美嬪侍上側攸指而請曰臣成功歸乞以是賞帝笑而弗責涿州留守郭藥師擁所部八千人舉涿易二州降進攸少傅王師入燕進少師封英國公還領樞密院王黼罷政帝欲大用攸既而悔之但進太保徙封燕帝欲內禪親書傳位東宮字授李邦彥邦彥欲立不敢承遂以付攸攸退屬其客給事中吳敏議遂定靖康元年從上皇南不及還都始責為大中大夫繼而安

置永州連徙潯雷京死御史言攸罪不減乃父燕山之後禍及宗社驕奢淫泆載籍所無當竄諸海島詔置萬安軍尋遣使者隨所至誅之

脩初以恩澤為親衛即祕書丞至保和殿學士宣和中拜禮部尚書兼侍講時脩弟兄亦知事勢日異其客傅墨卿孫傅等復語之曰天下事必敗蔡氏必破當亟為計脩心然之密與攸議稍持正論故與京異然皆蓄縮不敢明言遂引吳敏李綱李光楊時等用之以挽物情尋加大學士提舉醴泉觀欽宗立脩上募兵陝西策自請行又勸西幸帝頗采納俾知京兆

府計垂就攸忌其功成會金破濬州徽宗南幸攸假  
徽宗旨請脩守鎮江改資政殿大學士或謂脩前計  
已乖宜勿行脩幸得去不復辭流言至京師謂將復  
辟於鎮江帝趣迎上皇還而責脩昭信軍節度副使  
攸之誅也御史陳述且行帝取詔批其尾曰脩亦然  
於是併誅密者京族子也性矯妄善談鬼神事當承  
門蔭固推與庶兄宗族稱為賢崇寧初京黨以學行  
脩飭聞諸朝與泉州布衣呂注皆著道士服召入謁  
累官拜給事中兼侍讀京去位為言者所攻以顯謨  
閣待制提舉崇福宮言者復論其不學無文結豪民  
規厚利特道家吐納之說以為論思侍立集英稟目  
自若為不恭遂奪職陳正彙上京變事置獄京師具  
陳在杭州時日聞密盛言京有後福獄上詔削其籍  
京復相徽宗戒毋得用密但復集英殿脩撰旋還待  
制提點洞霄宮宣和中卒

趙良嗣本燕人馬植世為遼國大族仕至光祿卿行  
污而內亂不齒於人政和初童貫出使道廬溝植夜見  
其侍史自言有滅燕之策因得謁童貫與語大奇之  
載與歸易姓名曰李良嗣薦諸朝即獻策曰女真恨  
遼人切骨而天祚荒淫失道本朝若遣使自登萊涉

海結好女真與之相約攻遼其國可圖也議者謂祖宗以來雖有此道以其地接諸蕃禁商賈舟船不得行百有餘年矣一旦啓之懼非中國之利徽宗召見問所來之因對曰遼國必亡陛下念舊氏遭塗炭之苦復中國往昔之疆代天譴責以治伐亂王師一出必壺漿來迎萬一女真得志先發制人後發制於人事不侔矣帝嘉納之賜姓趙氏以為祕書丞圖燕之議自此始遷直龍圖閣提點萬壽觀加右文殿脩撰宣和二年二月使于金國見其主阿骨打議取燕雲使還進徽猷閣待制自是將命至六七頗能緩頰盡心

與金爭議進龍圖閣直學士既得燕山又加延康殿學士提舉上清宮官至光祿大夫良嗣言頃在北國與燕中豪士劉範李爽及族兄柔吉三人結義同心欲按幽薊歸朝瀝酒於北極祠下祈天為約俟他日功成即挂冠謝事以表本心初非取功名而徼富貴也賴陛下威靈今日之事幸而即顧前日之約豈可欺哉願許臣致仕使得買田歸耕令有識者曰此平燕首謀之人得請閑退天下美事也不然則臣為敢欺神明何所不至凡三上章詔不許既而朝廷納張覺良嗣爭之云國家新與金國盟如此必失其歡後



不可悔不聽坐奪職削五階靖康元年四月御史胡  
舜陟論其結成邊患敗契丹百年之好使金寇侵陵  
禍及中國乞戮之於市時已竄柳州詔廣西轉運副  
使李昇之即所至梟其首徙妻子於萬安軍

張覺平州義豐人也在遼國第進士為遼興軍節度  
副使鎮民殺其節度使蕭諦里覺拊定亂者州人推  
領州事燕王淳死覺知遼必亡籍丁壯五萬人馬千  
匹練兵為備蕭后遣時立愛來知州拒弗納金人入  
燕訪覺情狀於遼故臣康公弼言彼何能為當  
示以不疑乃以為臨海軍節度使任知平州遼相左

企弓等將歸東粘罕欲先遣兵擒覺公弼曰如此是  
趣之叛也我請使焉而觀之遂往見覺覺曰契丹八  
路皆陷今獨平州存敢有異志所以未釋甲者防蕭  
幹耳厚賂公弼使還公弼道其語粘罕信之升平州  
為南京加覺同中書門下平章事企弓公弼與曹勇  
義虞仲文皆東遷時燕民盡徙流離道路或詣覺訴  
公弼企弓等不能守燕致吾民如是能免我者非公  
而誰覺召僚屬議皆曰近聞天祚復振於松漠金人  
所以急趨山西者畏契丹議其後也公能伏大義迎  
故主以圖興復責企弓等之罪而殺之縱燕人歸燕

南朝宜無不納儻金人西來內用營平之兵外籍南朝之援何所懼乎覺又訪於翰林學士李石亦以爲然乃殺企弓等四人復稱保大三年繪天祚像於廳事每事告而後行呼父老諭曰女真讎也豈可從指其像曰此非汝主乎豈可背當相約以死必不得已則歸中國燕人尚義皆景從於是悉遣徙民歸石更名安弼階故三司使高黨往燕山說王安中曰平州自古形勝之區地方數百里帶甲十餘萬覺文武全才若爲我用必能屏翰王室苟爲不然彼西迎天祚比通蕭幹將爲吾肘腋患矣安中深然之具奏于朝

願以身任其責令安弼黨詣京師徽宗以手札付詹度曰本朝與金國通好信誓甚重豈當首違金人之所以不即討覺者以兵在關中而覺抗榆關故也今既已東去他日西來則覺叢爾數城恐未易當爲今之計姑當密示羈縻足矣而度數誘致之諷令內附宣和五年六月覺遣書至安撫司云金虜恃虎狼之強驅徙燕京富家巨室止留空城以塞盟誓細想大朝亦非得已遺民假道當管寬痛之聲盈於衢路州人不忍僉謂宜抗賊命以存生靈使復父母之邦且為大朝守禦之備已盡遣其人過界謹令掌書記

張鈞參謀軍事張敦固詣安撫司聽命金人聞覺叛遣閣母國王將三千騎來討覺帥兵迎拒之于營州閣母以兵少不交鋒而退大書于門有今冬復來之語覺遂妄以大捷聞朝廷建平州為泰寧軍拜覺節度使以安弼黨鈞敦固皆為徽猷閣待制宣撫司攜以銀絹數萬詔命至覺喜遠出迎金人謀知舉兵來覺不得返同其弟挾所被詔勅奔燕母妻先寓營州為金人所得弟聞之亟往降獻其詔勅金人圍平州覺之從弟及姪固守金人以納叛為責且求餉糧凡攻擊數月州民數千潰圍走莫肯降金人既平三州

始來索覺王安中諱之索愈急乃斬一人貌類者去金人曰此非覺也覺匿於王宣撫甲仗庫若不與我我自以兵取之安中不得已引覺出數其過使行刑覺語殊不遜既死函首送之燕之降將及常勝軍皆泣下郭藥師曰若來索藥師當奈何自是解體金人終用是啓覺云

郭藥師渤海鐵州人也遼之將亡燕王淳募遼東饑民為兵使之報怨於女真目曰怨軍藥師為之渠首明年其兩營叛藥師殺叛者羅青都統蕭幹留二千人為四營以藥師及張令徽劉舜仁甄五臣為將淳

建號於燕改怨軍爲常勝軍擢藥師至諸衛上將軍  
涿州留守淳死蕭后立蕭幹專國人貳宣和四年九  
月藥師擁所部八千人奉涿易二州來歸詔以爲恩  
州觀察使王師北討劉延慶與幹軍于盧溝藥師曰幹  
以全師抗我燕城必虛選勁騎襲之可得也延慶遣  
藥師與諸將帥兵六千夜半渡河倍道而進質明甄  
五臣領五千騎奪迎春門以入大軍繼至下令納燕  
人降而盡殺契丹雜虜藥師遣人諭蕭后使趣降后  
密詔蕭幹還戰於三市藥師失馬幾爲所擒遂以敗  
還猶進安遠軍承宣使十二月拜武泰軍節度使五

年正月加檢校少保同知燕山府詔入朝徽宗禮遇  
甚厚賜以甲第姬妾張水嬉於金明池使觀之命貴  
戚大臣更互設宴又召對於後苑延春殿藥師拜廷下  
泣言臣在虜聞趙皇如在天上不謂今日得望龍顏  
帝深褒稱之委以守燕對曰願效死又令取天祚以  
絕燕人之望變色而言曰天祚臣故主也國破出走  
臣是以降陛下使臣畢命他所不敢辭若使反故主  
非所以事陛下願以付他人因涕泣如雨帝以爲忠  
解所御珠袍及二金盆以賜藥師出諭其下曰此非  
吾功汝輩力也即剪盆分給之加檢校少傅歸鎮蕭



有告變及得其通金國書輒不省七年十二月詹度言藥師瞻視不常趣向懷異蜂目烏喙怙寵恃功逆節已萌凶橫日甚今聞與金人交結背負朝廷興禍不遠願早爲之慮始詔遣官究實而金兵已南下破檀薊至玉田蔡靖遣藥師張令徽劉舜仁帥師出禦其夕令徽遁歸靖與部使者詣藥師計事藥師欲降靖曰靖誓死報國此何言邪引佩刀將自剄藥師抱持之并諸使者悉鎖于家幹離不及郊藥師率軍官迎拜遂從以南叛報至帝猶秘其事議封爲燕王割地與之使世守而已無及幹離不至慶源聞天子內

禪欲回軍藥師曰南朝未必有備不如姑行其後蹙蹙京城詰索官省與邀取寶器服玩皆藥師導之也

列傳卷第二百三十一

字五五不  
王  
訓  
辨

列傳卷第二百三十二

宋史四百七十三

開府儀同三司上柱國錄軍國重事前書右丞相監修國史領經筵事都總裁臣脫等奉  
勅修

姦臣三

黃潛善

汪伯彥

秦檜

黃潛善字茂和邵武人擢進士第宣和初為左司郎  
陝西河東地大震陵谷易處徽宗命潛善察訪陝西  
因往視潛善歸不以實聞但言震而已擢戶部侍郎  
坐事謫亳州以徽猷閣待制知河間府靖康初金人  
入攻康王開大元帥府檄潛善將兵入援張邦昌僭

萬曆四十五年刊

宋史傳二百三十一

九

位潛善趨白于帥府王承制拜潛善爲副元帥二年  
高宗卽位拜中書侍郎時上從人望擢李綱爲右相  
綱將奏逐潛善及汪伯彥右丞呂好問止之未幾潛  
善拜右僕射兼中書侍郎綱遂罷御史張所言潛善  
姦邪恐害新政左遷所尚書郎尋謫江州太學生陳  
東論李綱不可去潛善伯彥不可任潛善恚會歐陽  
澈上書詆時事語侵官掖帝謂其言不實潛善乘間  
啓殺澈并東誅之識與不識皆爲之垂涕帝悔焉明  
年金人攻陝西京東山東盜起潛善伯彥匿不以聞  
張遇焚真州距行在六十里內侍邵成章疏潛善伯

彥誤國成章坐除名御史馬伸亦以劾潛善伯彥得  
罪謫監濮州酒稅道卒潛善進左僕射兼門下侍郎  
鄆濮相繼陷沒宿泗屢警右丞許景衡以扈衛單弱  
請帝避其鋒潛善以爲不足慮率同列聽浮屠克勤  
說法俄泗州奏金人且至帝大驚決策南渡御舟已  
戒潛善伯彥方共食堂吏大呼曰駕行矣乃相視蒼  
黃鞭馬南馳都人爭門而出死者相枕藉人無不怨  
憤會司農卿黃鶚至江上軍士聞其姓以爲潛善也  
爭數其罪揮刃而前鶚方辯其非是而首已斷矣帝  
渡瓜州幸鎮江敵兵已躡其後潛善伯彥聯疏言艱



難之時不敢具文求退中丞張澈劾之乃罷潛善爲  
觀文殿大學士知江寧府落職居衡州鄭慤又論潛  
善伯彥均於誤國而潛善之惡居多王廷秀繼以爲  
言責置英州諫官袁植乞斬之都市帝不許尋卒于  
梅州潛善猥持國柄嫉害忠良李綱旣逐張慤宗澤  
許景衡輩相繼貶死臺諫一言隨陷其禍中外爲之  
切齒高宗末年有旨潛善余深薛昂皆復官錄後諫  
官凌哲言深昂朋附蔡京潛善專恣誤國今盡復三  
人恩數恐政刑失平忠義解體詔以潛善嘗任副元  
帥特復元官錄一子

汪伯彥字廷俊徽之祁門人登進士第積官爲虞部  
郎官靖康改元召見獻河北邊防十策直龍圖閣知相  
州是冬金人陷真定詔徙真定帥司于相俾伯彥領  
之高宗以康王使金至磁時金騎充斥嘗有甲馬數  
百至城下蹤跡王所在伯彥亟以帛書請王還相躬  
服橐鞬部兵逆王于河上王勞之曰他日見上當首  
以京兆薦公其受知自此始矣未幾王奉蠟書開天  
下兵馬大元帥府以伯彥爲副將王引兵渡河謀所  
向言人人殊伯彥獨曰非出北門濟子城不可王喜  
曰廷俊言是也旣濟繇大名歷鄆濟達于京奏爲集

英殿脩撰北兵薄京城欽宗詔金人見議通和康王將兵毋得輕動伯彥以爲然宗澤曰女真狂譎是欲款我師爾如即信之後悔何及乎宜亟進兵伯彥等難之及城破金人逼二帝北行張邦昌僭立王聞之涕泣明年春王承制除伯彥顯謨閣待制升元帥進直學士高宗卽位擢知樞密院事未幾拜右僕射方高宗初政天下望治伯彥潛善踰年在相位專權自恣不能有所經畫御史諫官下至韋布內侍皆劾奏之罷伯彥爲觀文殿大學士知洪州改提舉崇福宮尋落職居永州紹興初復職知池州江東安撫大使言

者弗置乃詔以舊職奉祠尋知廣州四年帝追贈陳東毆陽澈舍人王居王論伯彥潛善不已復褫前職七年帝謂輔臣曰元帥舊僚徃徃淪謝惟汪伯彥實同艱難朕之故人所存無幾宜與牽復秦檜張浚曰臣等已議曰郊恩取旨更得天筆明其舊勞庶幾內外孚信始伯彥之未第也受館于王氏檜嘗從之學而浚亦伯彥所引故共贊焉九年知宣州過闕帝謂檜曰伯彥便令之官庶免紛紜又曰伯彥潛藩舊僚去國七年漢之高光不忘豐沛南陽故舊皆人情之常伯彥上所著中興日曆五卷拜檢校少傅保信軍



邦昌皆失色不敢答監察御史馬伸言於衆曰吾曹職爲爭臣豈容坐視不吐一辭當共入議狀乞存趙氏時檜爲臺長聞伸言以爲然即進狀曰檜荷國厚恩甚愧無報今金人擁重兵臨已拔之城操生殺之柄必欲易姓檜盡死以辨非特忠於主也且明兩國之利害爾趙氏自祖宗以至嗣君百七十餘載頃緣姦臣敗盟結怨鄰國謀臣失計誤主喪師遂致生靈被禍京都失守主上出郊求和軍前兩元帥旣允其議布聞中外矣且空竭帑藏追取服御所用割兩河地恭爲臣子今乃變易前議人臣安忍畏死不論哉

宋於中國號令一統綿地萬里德澤加於百姓前古未有雖興亡之命在天有數焉可以一城決廢立哉昔西漢絕於新室光武以興東漢絕於曹氏劉備帝蜀唐爲朱温篡奪李克用猶推其世序而繼之蓋基廣則難傾根深則難拔張邦昌在上皇時附會權倖共爲蠹國之政社稷傾危生民塗炭固非一人所致亦邦昌爲之也天下方疾之如仇讎若付以土地使主人民四方豪傑必共起而誅之終不足爲大金屏翰必立邦昌則京師之民可服天下之民不可服京師之宗子可滅天下之宗子不可滅檜不顧斧鉞之誅言兩朝

之利害願復嗣君位以安四方非特大宋蒙福亦大金萬世利也金人尋取檜詣軍前三月金人立邦昌爲僞楚邦昌遺金書請還孫傳張叔夜及檜不許初二帝北遷檜與傅叔夜何臬司馬朴從至燕山又徙韓州上皇聞康王卽位作書貽粘罕與約和議俾檜潤色之檜以厚賂達粘罕會金主吳乞買以檜賜其弟撻懶爲任用撻懶攻山陽建炎四年十月甲辰檜與妻王氏及婢僕一家自軍中取漣水軍水砦航海歸行在丙午檜入見丁未拜禮部尚書賜以銀帛檜之歸也自言殺金人監已者奔舟而來朝士多謂檜與臬傅朴同拘而檜獨歸又自燕至楚二千八百里踰河越海豈無譏訶之者安得殺監而南就令從軍撻懶金人縱之必質妻屬安得與王氏偕惟宰相范宗尹同知樞密院李回與檜善盡破群疑力薦其忠未對前一日帝命先見宰執檜首言如欲天下無事南自南北自北及首奏所草與撻懶求和書帝曰檜朴忠過人朕得之喜而不寐蓋聞二帝母后消息又得一佳士也宗尹欲處之經筵帝曰且與一事簡尚書故有禮部之命從行王安道馮由義水砦丁襪及參議官並改京秩舟人孫靖亦補承信郎始朝廷雖數遣使但且守且

和而專與金人解仇議和實自檜始蓋檜在金庭首  
唱和議故捷懶縱之使歸也紹興元年二月除參知  
政事七月宗尹罷先是范宗尹建議討論崇宣大觀  
以來濫賞檜力贊其議見帝意堅反以此擠之宗尹  
既去相位久虛檜揚言曰我有二策可聳動天下或  
問何以不言檜曰今無相不可行也八月拜右僕射  
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兼知樞密院事九月呂頤浩再相  
檜同秉政謀奪其柄風其黨建言周宣王內修外攘  
故能中興今二相宜分任內外頤浩遂建都督府於鎮  
江帝曰頤浩專治軍旅檜專理庶務如種蠶之分職

可也二年檜奏置修政局自爲提舉參知政事翟汝  
文同領之未幾檜面劾汝文擅沾堂吏汝文求去諫  
官方孟卿一再論之汝文竟罷監察御史劉一止檜  
黨也言宣王內修修其所謂外攘之政而已今簿書  
獄訟官吏差除土木營繕俱非所當急者屯田郎曾  
統亦謂檜曰宰相事無不統何以局爲檜皆不聽既  
而有議廢局以搖檜者一止及檢討官林待聘皆上  
疏言不可廢七月一止出臺除起居郎蓋自叛其說  
識者笑之頤浩自江上還謀逐檜有教以引朱勝非  
爲助者詔以勝非同都督給事中胡安國言勝非不

可用勝非遂以醴泉觀使兼侍讀安國求去檜三上  
章留之不報願浩尋以黃龜年爲殿中侍御史劉棐  
爲右司諫蓋將逐檜於是江躋吳表臣程瑀張燾胡  
世將劉一止林待聘樓炤並落職予祠臺省一空皆  
檜黨也檜初欲傾願浩引一時名賢如安國燾瑀輩  
布列清要願浩問去檜之術於席益益曰目爲黨可  
也今黨魁胡安國在瑣闥宜先去之蓋安國嘗問人  
材於游酢酢以檜爲言且比之荀文若故安國力言  
檜賢於張浚諸人檜亦力引安國至是安國等去檜  
亦尋去檜再相誤國安國已歿矣黃龜年始劾檜專

主和議沮止恢復植黨專權漸不可長至比檜爲莽  
卓八月檜罷乃爲觀文殿學士提舉江州太平觀前  
一日上召直學士院綦密禮入對示以檜所陳二策  
欲以河北人還金國中原人還劉豫帝曰檜言南人  
歸南北人歸北朕北人將安歸檜又言爲相數月可  
聳動天下今無聞密禮卽以上意載訓辭播告中外  
人始知檜之姦龜年等論檜不已詔落職榜朝堂示  
不復用三年韓肖胄等使還汴金使李永壽王翊偕  
來求盡還北俘與檜前議脗合識者益知檜與金人  
共謀國家之辱未已也五年金主旣死撻懶主議卒

宋史列傳卷三十三  
成其和二月復資政殿學士仍舊宮祠六月除觀文  
殿學士知温州六年七月改知紹興府尋除醴泉觀  
使兼侍讀充行宮留守孟庾同留守並權赴尚書樞  
密院參決庶事時已降詔將行幸檜乞扈從不許帝  
駐蹕平江召檜赴行在用右相張浚薦也十二月檜  
以醴泉觀兼侍讀赴講筵七年正月何薜使金還得  
徽宗及寧德后訃帝號慟發喪即日授檜樞密使恩  
數視宰臣四月命王倫使金國迎奉梓宮九月浚求  
去帝問誰可代卿浚不對帝曰秦檜何如浚曰與之  
共事始知其闇帝曰然則用趙鼎鼎於是復相臺諫交

章論浚安置嶺表鼎約同列救解與張守面奏各數  
千百言檜獨無一語浚遂謫永州始浚鼎相得甚浚  
先達力引鼎嘗共論人才浚劇談檜善鼎曰此人得  
志吾人無所措手浚不以爲然故引檜共政方知  
其闇不復再薦也檜因此憾浚反謂鼎曰上欲召公  
而張相遲留蓋怒鼎使擠浚也檜在樞府惟聽鼎鼎  
素惡檜由是反深信之卒爲所傾鼎與浚晚遇於閩  
言及此始知皆爲檜所賣十一月奉使朱弁以書報  
粘罕死帝曰金人暴虐不亡何待檜曰陛下但積德  
中興固有時帝曰此固有時然亦須有所施爲然後



可以得志八年三月拜右僕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  
兼樞密使吏部侍郎晏敦復有憂色曰姦人相矣五  
月金遣烏陵思謀等來議和與王倫偕至思謀即宣  
和始通好海上者議以吏部侍郎魏矼館伴矼辭曰  
頃任御史嘗言和議之非今不可專對檜問矼所以  
不主和矼備言敵情檜曰公以智料敵檜以誠待敵  
矼曰第恐敵不以誠待相公爾檜乃改命六月思謀  
等入見帝愀然謂宰相曰先帝梓官果有還期雖待  
二三年尚度幾惟是太后春秋高朕旦夕思念欲相  
見此所以不憚屈已真和議之速成也檜曰屈已議

和此人主之孝也見主卑屈懷憤不平此人臣之忠  
也帝曰雖然有備無患使和議可成邊備亦不可弛  
十月宰相入見檜獨留身言臣僚畏首尾多持兩端  
此不足與斷大事若陛下決欲講和乞顛與臣議勿  
許群臣預帝曰朕獨委卿檜曰臣亦恐未便望陛下  
更思三日容臣別奏又三日檜復留身奏事帝意欲  
和甚堅檜猶以爲未也曰臣恐別有未便欲望陛下  
更思三日容臣別奏帝曰然又三日檜復留身奏事  
如初知上意確不移乃出文字乞決和議勿許群臣  
預鼎力求去位以少傳出知紹興府初帝無子建炎

宋范宗尹造膝有請遂命宗室令廣擇藝祖後得伯  
琮伯玖入宮皆藝祖七世孫伯琮改名瑗伯玖改名  
瑒瑗先建節封建國公帝諭鼎專任其事又請建資  
善堂鼎罷言者攻鼎必以資善爲口實及鼎檜再相  
帝出御札除瑒節度使封吳國公執政聚議樞密副  
使王庶見之入呼曰並后匹嫡此不可行鼎以問檜  
不答檜更問鼎鼎曰自丙辰罷相議者專以此籍口  
今當避嫌約同奏面納御筆及至帝前檜無一語鼎  
曰今建國在上名雖未正天下之人知陛下有子矣今日  
禮數不得不異帝乃留御筆俟議明日檜留身奏事

後數日參知政事劉大中參告亦以此爲言故鼎與  
大中俱罷明年瑒卒授保大軍節度使封崇國公故  
鼎入辭勸帝曰臣去後必有以孝弟之說脅制陛下  
者出見檜一揖而去檜亦憾之鼎旣去檜獨專國決  
意識和中朝賢士以議論不合相繼而去於是中書  
舍人呂本中禮部侍郎張九成皆不附和議檜諭之  
使優游委曲九成曰未有枉已而能正人者檜深憾  
之殿中侍御史張戒上疏乞留趙鼎又陳十三事論  
和議之非忤檜王庶與檜尤不合自淮西入樞庭始  
終言和議非是疏凡七上且謂檜曰而忘東都欲存

宋史及何卷三十三  
趙氏時何遺此敵邪檜方挾金人自重尤恨庶言故  
出之樞密院編修官胡銓上疏願斬檜與王倫以謝  
天下於是上下洶洶檜謬爲解救卒械送銓貶昭州  
陳剛中以啓賀銓檜大怒送剛中吏部差之贛州安  
遠縣贛有十二邑安遠濱嶺地惡瘴深諺曰龍南安  
遠一去不轉言必死也剛中果死尋以銓事戒諭中  
外旣而校書郎許忻樞密院編修官趙雍同日上疏  
猶祖銓意力排和議雍又欲正南北兄弟之名檜亦  
不能罪曾開見檜言今日當論存亡不當論安危檜  
駭愕遂出之司勳員外郎先是館職胡瑄張擴凌景

夏常明范如圭上一疏言金人以和之一字得志  
于我者十有二年以覆我王室以弛我邊備以竭我  
國力以懈緩我不共戴天之讎以絕我中國謳吟  
思漢之赤子以詔諭江南為名要陛下以稽首之禮  
自公卿大夫至六軍萬姓莫不扼腕憤怒豈肯聽陛  
下北面為仇敵之臣哉天下將有仗大義問相公之  
罪者後數日權吏部尚書張燾吏部侍郎晏敦復魏  
矧戶部侍郎李彌遜梁汝嘉給事中樓炤中書舍人  
蘇符工部侍郎蕭振起居舍人薛徽言同班入奏極  
言屈已之禮非是新除禮部侍郎尹焞獨上疏且移

書切責檜檜始大怒煇於是固辭新命不拜奉禮郎  
馮時行召對言和議不可信至引漢高祖分羹事為  
喻帝曰朕不忍聞輦感而起檜乃謫時行知萬州尋  
亦抵罪中書舍人勾龍如淵抗言於檜曰邪說橫起  
胡不擇臺官擊去之檜遂奏如淵為御史中丞首劾  
銓金使張通古蕭哲以詔諭江南為名檜猶恐物論  
咎已與哲等議改江南為宋詔諭為國信京淮宣撫  
處置使韓世忠凡四上疏力諫有金以劉豫相待之  
語且言兵勢重處願以身當之不許哲等既至泗洲  
要所過州縣迎以臣禮至臨安日欲帝待以客禮世  
忠益憤再疏言金以詔諭為名暗致陛下歸順之義  
此主辱臣死之時願效死戰以決勝敗若其不克委  
曲從之未晚亦不許哲等既入境接伴使范同再拜  
問金主起居軍民見者徃徃流涕過平江守臣向子  
諲不拜乞致仕哲等至淮安言先歸河南地且開土  
為帝徐議餘事檜至是欲上行屈已之禮帝曰朕嗣  
守太祖太宗基業豈可受金人封冊會三衙帥揚沂  
中解潛韓世良相率見檜曰軍民洶洶若之何退又  
白之臺諫於是勾龍如淵李誼數見檜議國書事如  
淵謂得其書納之禁中則禮不行而事定給事中樓

炤亦舉諒陰三年不言事以告檜於是定檜攝冢宰受書之議帝亦切責王倫倫諭金使金使亦懼而從帝命檜即館中見哲等受其書金使欲百官備禮檜使省吏朝服導從以書納禁中先一日詔金使來將盡割河南陝西故地又許還梓官及母兄親族初無需索以參知政事李光素有時望俾押和議榜以鎮浮言又降御札賜三大將九年金人歸河南陝西故地以王倫簽書樞密院事充迎奉梓官奉還兩宮交割地界使監公佐副之判太宗正事士儂兵部侍郎張燾朝八陵帝謂宰執曰河南新復宜命守臣專撫

遺民勸農桑各因其地以食因其人以守不可移東南之財虛內以事外帝雖聽檜和而實疑金詐未嘗弛備也時張浚在永州馳奏力言以石晉劉豫爲戒復遺書孫近以帝秦之禍發遲而大徐俯守上饒連南夫帥廣東岳飛宣撫淮西皆因賀表寓諷俯曰禍福倚伏情僞多端南夫曰不信亦信其然豈然雖虞舜之十二州皆歸王化然商之於六百里當念爾欺飛曰救暫急而解倒懸猶之可也欲長慮而尊中國豈其然乎他如秘書省正字汪應辰樊光遠澧州推官韓紉臨安府司戶參軍毛叔慶皆言金人叵測迪

功郎張行成獻詢堯書二十篇大意言自古講和未  
有終不變者條具者皆豫備之策檜悉加黜責糾貶  
循州七月兀术殺其領三省事宗磐及左副元帥撻  
懶拘王倫於中山府盖兀术以歸地爲二人所主將  
有他謀也倫嘗密奏于朝檜不之備但趣倫進時韓  
世忠有乘懈掩擊之請檜言春秋不伐喪與帝意合  
遂已十年金人果敗盟分四道入侵兀术入東京葛  
王褻取南京李成取西京撒離喝趨永興軍河南諸  
郡相繼陷没帝始大怪下詔罪狀兀术御史中丞王次  
翁奏曰前日國是初無主議事有小變則更用他相

後來者未必賢而排黜異黨紛紛累月不能定願陛  
下以爲至戒帝深然之檜力排群言始終以和議自  
任而次翁謂無主議者專爲檜地也於是檜位復安  
據之凡十八年公論不能撼搖矣六月檜奏曰德無  
常師主善爲師臣昨見撻懶有割地講和之議故贊  
陛下取河南故疆今兀术戕其叔撻懶藍公佐歸和  
議已變故贊陛下定弔伐之計願至江上諭諸帥同  
力招討卒不行閏六月貶趙鼎興化軍以王次翁受  
檜旨言其規圖復用也言者不已尋竄湖州時張俊  
克亳州魏勝克海州岳飛克郾城幾獲兀术張浚戰

勝於長安韓世忠勝於泃口鎮諸將所向皆奏捷而  
檜力主班師九月詔飛還行在沂中還鎮江光世還  
池州錡還太平飛軍聞詔旗靡轍亂飛口呿不能合  
於是淮寧蔡鄭復爲金人有以明堂恩封檜莘國公  
十一年兀朮再舉取壽春入廬州諸將邵隆王德關  
師古等連戰皆捷揚沂中戰拓臯又破之檜忽諭沂  
中及張俊遽班師韓世忠聞之止濠州不進劉錡聞  
之棄壽春而歸自是不復出兵四月檜欲盡收諸將兵  
權給一范同獻策檜納之密奏召三大將論功行賞  
韓世忠張俊並爲樞密使岳飛爲副使以宣撫司軍

隸樞密院六月拜左僕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兼樞  
密使進封慶國公徽宗實錄成遷少保加封冀國公  
先是莫將韓恕使金拘于涿州至是兀朮有求和意  
縱之歸檜復奏遣劉光遠曹勛使金又以魏良臣爲  
通問使未幾良臣偕金使蕭毅等來議以淮水爲界  
求割唐鄧二州尋遣何鑄報聘許之十月興岳飛之  
獄檜使諫官萬侯高論其罪張俊又誣飛舊將張憲  
謀反於是飛及子雲俱送大理寺命御史中丞何鑄  
大理卿周二畏鞫之十一月貶李光藤州范同罷參  
知政事同雖附和議以自奏事檜忌之也十二月殺

岳飛檜以飛屢言和議失計且嘗奏請定國本俱與  
檜大異必欲殺之鑄三畏初鞫久不伏尚入臺獄遂  
上誣飛嘗自言已與太祖皆二十歲建節爲指斥乘  
輿受詔不救淮西罪賜死獄中子雲及張憲殺于  
都市天下寃之聞者流涕飛之死張俊有力焉語在  
飛傳十二年胡銓再編管新州八月徽宗及顯肅懿  
節二梓宮至行在太后還慈寧宮九月加太師進封  
魏國公十月進封秦魏兩國公檜以封兩國與蔡京  
童貫同請改封母爲秦魏國夫人子熺舉進士館客  
何溥赴南省皆爲第一熺本王喚孽子檜妻喚妹無

子喚妻貴而妬檜在金國出熺爲檜後檜還其家以  
熺見檜喜甚檜幸和議復成益咎前日之異已者先  
是趙鼎貶潮州王庶貶道州胡銓再貶新州至是皆  
遇赦永不檢舉曾開李彌遜並落職張俊本助和議  
居位歲餘無去意檜諷江邈論罷之十二年賀瑞雪  
賀雪自檜始賀日食不見是後日食多書不見彗星  
常見選人康倬上書言彗星不足畏檜大喜特改京  
秩楚州奏鹽城縣海清檜請賀帝不許知虔州薛弼  
言木内有文曰天下太平年詔付史館於是修飾彌  
文以粉飾治具如鄉飲耕籍之類節節備舉爲苟安



餘杭之計自此不復巡幸江上而祥瑞之奏日聞矣  
洪皓歸自金國名節獨著以致金酋室撚語直翰苑  
不一月逐去室撚者黏罕之左右也初黏罕行軍至  
淮上檜嘗爲之草檄爲室撚所見故因皓歸寄聲檜  
意士大夫莫有知者聞皓語深以爲憾遂令李文會  
論之胡舜陟以非笑朝政下獄死張九成以鼓唱浮  
言貶累及僧宗果編配皆以語忤檜也張邵亦坐與  
檜言金人有歸欽宗及諸王后妃意斥爲外祠十四  
年貶黃龜年以前嘗論檜也閩浙大水右武大夫白  
鏐有燮理乖謬語刺配萬安軍太學生張伯麟嘗題

壁曰夫差爾忘越王殺而父乎杖脊刺配吉陽軍故  
將解潛罷官閑居辛永宗總戎外郡亦坐不附和議  
潛竄南安死永宗編置肇慶死趙鼎李光皆再竄過  
海皓之罪由白鏐延譽光以在藤州唱和有諷刺及  
檜者爲守臣所告也先是議建國公出閣吏部尚書  
吳表臣禮部尚書蘇符等七人論禮與檜意異於是  
表臣等以討論不詳懷姦附鼎皆罷始檜爲上言趙  
鼎欲立皇太子是待陛下終無子也宜俟親子乃立  
遂嗾御史中丞詹大方言鼎邪謀密計深不可測與  
范冲等咸懷異意以徼無妄之福冲嘗爲資善翊善

故大方誣之其後監察御史王鉉言帝未有嗣宜祠  
高禔詔築壇于園丘東皆檜意也台州曾惇獻檜詩  
稱聖相凡投獻者以臯夔稷契爲不足必曰元聖檜  
乞禁野史又命子熺以秘書少監領國史進建炎元  
年至紹興十二年日曆五百九十卷熺因太后北還  
自頌檜功德凡二千餘言使著作郎王揚英周執高  
上之皆遷秩自檜再相凡前罷相以來詔書章疏稍  
及檜者率更易焚棄日曆時政亡失已多是後記錄  
皆熺筆無復有公是非矣冬十月右正言何溥指程  
頤張載遺書爲專門曲學力加禁絕人無敢以爲非

十五年熺除翰林學士兼侍讀四月賜檜甲第命教  
坊樂導之入賜緡錢金帛有差六月帝幸檜第檜妻  
婦子孫皆加恩檜先禁私史七月又對帝言私史害  
正道時司馬伋遂言涑水記聞非其曾祖光論著之  
書其後李光家亦舉光所藏書萬卷焚之十月帝親  
書一德格天扁其閣十六年正月檜立家廟三月賜  
祭器將相賜祭器自檜始先是帝以彗星見求言張  
浚上疏言今事勢如養大疽於頭目心腹之間不決  
不止願謀爲豫備不然異時以國與敵者反歸罪正  
義檜久憾浚至是大怒即落浚節鉞貶連州尋移永

州十七年改封檜益國公五月移貶洪皓于英州八月趙鼎死于吉陽軍是夏先有趙鼎遇赦永不檢舉之旨又令月申存亡鼎知之不食而卒自鼎之謫門人故吏皆被羅織雖聞其死而歎息者亦加以罪又竄呂頤浩子摭于藤州十二月進士施鏗上中興頌行都賦及紹興雅十篇永免文解自此頌詠導諛愈多賜百官喜雪御筵于檜第十八年嬉除知樞密院事檜問胡寅曰外議如何寅曰以爲公相必襲蔡京之迹五月李顯忠上恢復策落軍職與祠六月迪功郎王廷珪編管辰州以作詩送胡銓也閏八月福州

言民采竹實萬斛以濟饑十二月胡銓自新州移貶吉陽軍以作頌謗訕也十九年帝命繪檜像自爲贊是歲湖廣江西建康府皆言甘露降諸郡奏獄空帝嘗詰檜曰自今有奏獄者當令監司驗實果妄誕卽按治仍命御史臺察之苟不懲戒則奏甘露瑞芝類崇虛飾誕無所不至帝雖眷檜而不可蔽欺也如此十二月禁私作野史許人告二十年正月檜趨朝殿司小校施全刺檜不中磔于市自是每出列五十人持長挺以自衛是月曹泳告李光子孟堅省記光所作私史獄成尤竄已久詔泳檢舉孟堅編置浹州朝

士連坐者八人皆落職貶秩胡寅竄新州泳由是驟用  
五月秘書少監湯思退奏以檜存趙氏本末付史館  
六月煇加少保鄭璋告其鄉人福建安撫司機宜吳  
元美作夏二子傳指蚊蠅也家有潛光亭商隱堂以  
亭號潛光有心於黨李堂名商隱無意於事秦故檜  
尤惡之編管右迪功郎安誠布衣汪大圭斬有蔭  
人惠俊進義副尉劉允中黥徑山僧清言皆以訕謗  
也時檜疾愈朝參許肩輿二孫扶掖仍免拜二十  
一年朝散郎王揚英上書薦煇為相檜奏揚英知泰州  
二十二年又興王庶二子之奇之荀業三省揚煇索

敏永四大獄皆坐謗訕煇又以嘗登李光蕭振之門  
言時事也於是光永不檢舉振貶池州二十三年檜  
請下台州於謝伋家取綦密禮所受御筆繳進檜初  
罷相上有責檜語欲泯其迹馬是歲進士黃友龍坐  
謗訕黥配嶺南內侍裴詠坐指斥編管瓊州二十四  
年二月王炬以弟煒舊累死賓州炬編管邕州何允  
訟其師馬伸發端上金人書乞存趙氏為分檜功允  
編管英州三月檜孫敷文閣侍制塤試進士舉省殿  
試皆為第一檜從子煒焞姻黨周寅沈興傑皆登上  
第士論為之不平考官則魏師遜湯思退鄭仲熊沈

虛中董德元也師遜等初知貢舉卽語人曰吾曹可  
以富貴矣及廷試檜又奏思退爲編排師遜爲詳定  
塤與弟二人曹冠策皆攻專門之學張孝祥策則主  
一德元老且及存趙事帝讀塤策皆檜嬉語於是擢  
孝祥爲第一降塤第三未幾塤脩撰實錄院宰相子  
孫同領史職前所無也六月以王循友前知建康嘗  
罪檜族黨循友安置藤州八月王趨爲李光求內徙  
趨編管辰州鄭玘賈子展以會中有嘲謔講和之語  
玘竄容州子展竄德慶府方疇以與胡銓通書編置  
永州十二月魏安行洪興初以廣傳程瑀論語解安

行編置欽州與祖編置昭州又竄程緯以其慢上無  
禮也帝嘗諭檜曰近輪對者多謁告避免百官輪對  
正欲聞所未聞可令檢舉約束檜擅政以來屏塞人  
言蔽上耳目凡一時獻言者非誦檜功德則訐人語  
言以中傷善類欲有言者恐觸忌諱畏言國事僅論  
銷金鋪翠乞禁鹿胎冠子之類以塞責而已故帝及  
之蓋亦防檜之壅蔽也衢州嘗有盜起檜遣殿前司  
將官辛立將千人捕之不以聞晉安郡王因入侍言  
之帝大驚問檜檜曰不足上煩聖慮故不敢聞盜平  
卽奏矣退而求其故知晉安言之遂奏晉安居秀王

喪不當給俸月損二百緡帝為出內帑給之二十五  
年二月以沈長卿舊與李光啓譏和議又與芮燁共  
賦牡丹詩有寧令漢社稷變作莽乾坤之句為隣人  
所告長卿編置化州燁武岡軍靜江有驛名秦城知  
府呂愿中率賓僚共賦秦城王氣詩以媚檜不賦者  
劉芮李燮羅博文三人而已愿中由此得召又張扶  
請檜乘金根車又有乞置益國官屬及議九錫者檜  
聞之安然十月申禁專門之學以太廟靈芝繪為華  
旗比郡國所奏瑞木嘉禾瑞瓜雙蓮悉繪之趙令矜  
觀檜家廟記口誦君子之澤五世而斬為汪召錫所

告御史徐嘉又論趙鼎子汾與令矜飲別厚贖必有  
姦謀詔送大理拘令矜南外宗正司檜於一德格天  
閣書趙鼎李光胡銓姓名必欲殺之而後已鼎已死  
而憾之不置遂欲孥戮汾檜忌張浚尤甚故令矜之  
獄張宗元之罷皆波及浚浚在永州檜又使其死黨  
張柄知潭州與郡丞汪召錫共伺察之至是使汾自  
誣與浚及李光胡寅謀大逆得一時賢士五十三人  
皆與焉獄成而檜病不能書是月乙未帝幸檜第問  
疾檜無一語唯流涕而已燁奏請代居相位者帝曰  
此事卿不當與帝遂命直學士院沈虛中草檜父子

致仕制燧猶遣其子墳與林一飛鄭栴夜見臺諫徐  
嘉張扶謀奏請已爲相丙申詔檜加封建康郡王燧  
進少師皆致仕墳堪並提舉江州太平興國宮是夜  
檜卒年六十六後贈申王謚忠獻檜兩據相位凡十  
九年劫制君父包藏禍心倡和誤國忘讎敦倫一時  
忠臣良將誅鋤略盡其頑鈍無恥者率爲檜用爭以  
誣陷善類爲功其矯誣也無罪可狀不過曰謗訕曰  
指斥曰怨望曰立黨沽名甚則曰有無君心凡論人  
章疏皆檜自操以授言者識之者曰此老秦筆也察  
事之卒布滿京城小涉譏議即捕治中以深文又陰

結內侍及醫師王繼先伺上動靜郡國事惟申省無  
一至上前者檜死帝方與人言之檜立久任之說士  
淹滯失職有十年不解者附已者立與擢用自其獨  
相至死之日易執政二十八人皆世無一譽柔佞易  
制者如孫近韓肖翁樓炤王次翁范伺万俟卨程克  
俊李文會楊愿李若谷何若段拂汪勃詹大方余堯  
弼巫伋章夏宋樸史才魏師遜施鉅鄭仲熊之徒率  
拔之冗散遽躋政地旣共政則拱默而已又多自言  
官聽檜彈擊輒以政府報之由中丞諫議而陞者凡  
十有二人然甫入即出或一閱月或半年即罷去惟

王次翁闕四年以金人敗盟之初持不易相之論檜德之深也開門受賂富敵於國外國珍寶死猶及門人謂煇自檜秉政無日不鍛酒具治書畫特其細爾檜陰險如崖穿深阻竟叵測同列論事上前未嘗力辨但以一二語傾擠之李光嘗與檜爭論言頗侵檜檜不答及光言畢檜徐曰李光無人臣禮帝始怒之凡陷忠良率用此術晚年殘忍尤甚數興大獄而又喜諛佞不避形迹然檜死煇廢其黨祖述餘說力持和議以竊據相位者尚數人至孝宗始蕩滌無餘開禧二年四月追奪王爵改謚諺醜嘉定元年史彌遠奏復

王爵贈謚

列傳卷第二百二十二



列傳卷第二百三十三 宋史四百七十七

開府儀同三司桂國錄軍國軍事前書丞相驥修國史領經筵事都總裁臣脫脫等奉

勅修

姦臣四

万俟卨 韓侂胄 丁大全 賈似道

万俟卨字元忠開封陽武縣人登政和二年上舍第  
調相州潁昌府教授歷大學錄樞密院編修官尚書  
比部員外郎紹興初盜曹成掠荆湖間卨時避亂沅  
湘帥臣程昌寓以便宜檄卨權沅州事成奄至城下  
卨召土豪集丁壯以守成食盡乃退除湖北轉運判

官改提點湖北刑獄岳飛宣撫荆湖遇高不以禮高  
憾之高入覲調湖南轉運判官陞辭希秦檜意譖  
飛于朝留爲監察御史擢右正言時檜謀收諸將兵  
權高力助之言諸大將起行伍知利不知義畏死不  
畏法高官大職子女玉帛已極其欲盍示以逗遛之  
罰敗亡之誅不用命之戮使知所懼張俊歸自楚州  
與檜合謀擠飛令高劾飛對將佐言山陽不可守命  
中丞何鑄治飛獄鑄明其無辜檜怒以高代治遂誣  
飛與其子雲致書張憲令虛申警報以動朝廷及令  
憲措置使還飛軍獄不成又誣以淮西逗遛之事飛

父子與憲俱死天下寃之大理卿薛仁輔寺丞李若  
樸何彥猷言飛無罪高劾之知宗正寺士儂請以百  
口保飛高又劾之士儂竄死建州劉洪道與飛有舊  
高劾其足恭媚飛聞飛罷宣撫抵掌流涕於是洪道  
抵罪終身不復叅政范同爲檜所引或自奏事檜忌  
之高劾罷再論同罪謫居筠州又爲檜劾李光鼓倡  
孫近朋比二人皆被竄謫和議成高請詔戶部會計  
用兵之時與通和之後所費各幾何若減於前日乞  
以羨財別貯御前激賞庫不許他用蓄積稍實可備  
緩急梓官還以高爲攢官按行使內侍省副都知宋

唐卿副之尚請與唐卿同班上殿奏事其無耻如此  
張浚寓居長沙尚妄劾浚卜宅踰制至擬五鳳樓會  
吳秉信自長沙還朝奏浚宅不過衆人常產可辦浚  
乃得免除參知政事充金國報謝使使還檜假金人  
譽已數千言囑尚以聞尚難之他日奏事退檜坐殿  
廬中批上旨輒除所厚者官吏鈐紙尾進尚曰不聞  
聖語却不視檜大怒自是不交一語言官李文會詹  
大方交章劾尚尚遂求去帝命出守檜愈怒給事中  
楊愿封還詞頭遂罷去尋謫居歸州遇赦量移沅州  
二十五年召還除參知政事尋拜尚書右僕射同中

書門下平章事纂次太后回鑾事實上之張浚以尚  
與浚該居相位不厭天下望上書言其專欲受命於  
金尚見書大怒以爲金人未有釁而浚所奏乃若禍  
在年歲間浚坐竄謫尚提舉刊脩貢舉勅令格式五  
十卷看詳法意四百八十七卷書進授金紫光祿大夫  
致仕卒年七十五謚忠靖尚始附檜為言官所言多  
出檜意及登政府不能受鉗制遂忤檜去檜死帝親  
政將反檜所為首召尚還尚主和固位無異於檜士  
論益薄之

韓侂胄字節夫魏忠獻王琦曾孫也父誠娶高宗憲

聖慈烈皇后女弟仕至寶寧軍承宣使侂胄以父任入官歷閣門祇候宣贊舍人帶御器械淳熙末以汝州防禦使知閣門事孝宗崩光宗以疾不能執喪中外洶洶趙汝愚議定策立皇子嘉王時憲聖太后居慈福宮而侂胄雅善慈福內侍張宗尹汝愚乃使侂胄介宗尹以其議密啓太后侂胄兩至宮門不獲命彷徨欲退遇重華宮提舉關禮問故入白憲聖言甚懇切憲聖可其議禮以告侂胄侂胄馳白汝愚日已向夕汝愚亟命殿帥郭杲以所部兵夜分衛南北內翌日憲聖太后即喪次垂簾宰臣傳旨命嘉王即

皇帝位寧宗既立侂胄欲推定策恩汝愚曰吾宗臣也汝外戚也何可以言功惟瓜牙之臣則當推賞乃加郭杲節鉞而侂胄但遷宜州觀察使兼樞密都承旨侂胄始舐望然以傳導詔旨浸見親幸時時乘間竊弄威福朱熹白汝愚當用厚賞酬其勞而踈遠之汝愚不以為意右正言黃度欲劾侂胄謀泄斥去朱熹奏其姦侂胄怒使優人峩冠闊袖象犬儒戲於上前熹遂去彭龜年請留熹而逐侂胄未幾龜年與郡侂胄進保寧軍承宣使提舉佑神觀自是侂胄益用事而以抑賞故怨汝愚日深雪川劉效者曩與侂胄同

知閤門事頗以知書自負方議內禪時汝愚獨與侂  
胄計議劾弗得與聞內懷不平至是謂侂胄曰趙相  
欲專大功君豈惟不得節度將恐不免嶺海之行矣  
侂胄愕然因問計劾曰惟有用臺諫爾侂胄問若何  
而可劾曰御筆批出是也侂胄悟即以內批除所知  
劉德秀為監察御史揚大法為殿中侍御史罷吳獵  
監察御史而用劉三傑代之於是言路皆侂胄之黨  
汝愚之迹始危侂胄欲逐汝愚而難其名謀於京鏜  
鏜曰彼宗姓誣以謀危社稷可也慶元元年侂胄引  
李沐為右正言沐嘗有求於汝愚不獲即奏汝愚以

同姓居相位將不利於社稷汝愚罷相始侂胄之見  
汝愚徐誼實薦之汝愚既斥遂併逐誼朱熹彭龜年  
黃度李祥楊簡呂祖儉等以攻侂胄得罪太學生楊  
宏中張衡徐範蔣傅林仲麟周端朝等又以上書論  
侂胄編置朝士以言侂胄遭責者數十人巴而侂胄  
拜保寧軍節度使提舉佑神觀又設偽學之目以綱  
括汝愚朱熹門下知名之士用何澹胡紘為言官澹  
言偽學宜加風厲或指汝愚為偽學罪首紘條奏汝  
愚有十不遜且及徐誼汝愚謫永州誼謫南安軍慮  
他日汝愚復用密諭衡守錢鏊圖之汝愚抵衡暴薨

留正舊在都堂衆辱侂胄至是劉德秀論正引用僞  
黨正坐罷斥吏部尚書葉翥要侍郎倪思列疏論僞  
學思不從侂胄乃擢翥執政而免思官侂胄加開府  
儀同三司時臺諫迎合侂胄意以攻僞學爲言然憚  
清議不欲顯斥熹侂胄意未快以陳賈嘗攻熹召除  
賈兵部侍郎未至丞除沈繼祖臺察繼祖誣熹十罪  
落職罷祠三年劉三傑入對言前日僞黨今變而爲  
逆黨侂胄大喜卽日除三傑爲右正言而坐僞學逆  
黨得罪者五十有九人王沈獻言令省部籍記僞學  
姓名姚愈請降詔嚴僞學之禁二人皆得遷官施康

年陳謙鄧友龍林采皆以攻僞學久居言路而張金  
張巖程松率由此秉政四年侂胄拜少保封豫國公  
有蔡璉者嘗得罪汝愚執而黥之五年侂胄使璉告  
汝愚定策時有異謀具其賓客所言七十紙侂胄欲  
逮彭龜年曾三聘徐誼沈有開下大理鞫之張中藝  
力爭乃止其年遷太保封平原郡王六年進太傅婺  
州布衣呂祖泰上書言道學不可禁請誅侂胄以周  
必大爲相侂胄大怒夾杖流欽州言者希侂胄意劾  
必大首植僞黨降爲少保一時善類悉惟黨禍雖本  
侂胄意而謀實始京鎧逮鎧死侂胄亦稍厭前事張

宋史及傳卷之三十三  
孝伯以爲不弛黨禁後恐不免報復之禍侂胄以爲然追復汝愚朱熹職名留正周必大亦復秩還政徐誼等皆先後復官僞黨之禁寢解三年拜太師監惠民局夏允中上書請侂胄平章國政侂胄繆爲辭謝乞致其仕詔不許允中放罷時侂胄以勢利蠱士大夫之心薛秘似辛棄疾陳謙皆起廢顯用當時固有困於久斥損晚節以規榮進者矣若陳自強則以侂胄童子師自選人不數年致位宰相而蘇師旦周筠又侂胄廝役也亦皆預聞國政超取顯仕羣小阿附勢焰熏四侂胄凡所欲爲宰執惕息不敢爲異自強

至印空名勅劄授之惟所欲用三省不預知也言路阨塞每月舉論二三常事而已謂之月課或勸侂胄立蓋世功名以自固者於是恢復之議與以殿前都指揮使吳曦爲興州都統識者多言曦不可主西師必叛侂胄不省安豐守厲仲方言淮北流民願歸附會辛棄疾人見言敵國必亂必亡願屬元老大臣預爲應變計鄭挺鄧友龍等又附和其言開禧改元進士毛自知廷對言當乘機以定中原侂胄大悅詔中外諸將密爲行軍之計先是楊輔傳伯成言兵不可動抵罪至是武學生華岳叩閤乞斬侂胄蘇師旦周

筠以謝天下諫議大夫李大異亦論止開邊岳下大理劾罪編置大異斥去陳自強援故事乞命侂胄兼領平章臺諫鄧友龍等繼以爲請侂胄除平章軍國事蕭達李壁時在太常論定典禮三日一朝因至都堂序班丞相之上三省印並納其第侂胄昵蘇師旦爲腹心除師旦安遠軍節度使自置機速房於私第甚者假作御筆升黜將帥事關機要未嘗奏稟人莫敢言四年以薛叔似爲京湖宣諭使鄧友龍爲兩淮宣諭使程松爲四川宣撫使吳曦副之徐邦憲自處州召見以弭兵爲言忤侂胄意削二秩於是左司諫

易祓大理少卿陳景俊太學博士錢廷玉皆起而言恢復之計矣詔侂胄日一朝友龍叔似並升宣撫使吳曦兼陝西河東招撫使皇甫斌副之時鎮江武鋒軍統制陳孝廣復泗州及虹縣江州統制許進復新息縣光州孫成復褒信縣捷書聞侂胄乃議降詔趣諸將進兵未幾皇甫斌兵敗於唐州秦世輔至城固軍潰郭倬李汝翼敗於宿州敵追圍倬倬執統制田俊邁以遺敵乃獲免事聞鄧友龍罷以丘宗代爲宣撫使侂胄旣喪師始覺爲師旦所誤侂胄招李壁飲酒酒酣語及師旦壁微摘其過侂胄以爲然壁乃悉



數其罪贊侂胄斥去之翌日師且謫韶州斬郭倬於京  
口流李汝翼王大節李爽于嶺南已而金人渡淮攻  
廬和真揚取安豐濠又攻襄陽至棗陽乃以丘密僉  
書樞密院事督視江淮軍馬侂胄輸家財二十萬以  
助軍而諭丘密募人持書幣赴敵營謂用兵乃蘇師  
旦鄧友龍皇甫斌所爲非朝廷意金人答書辭甚倨  
且多所要索謂侂胄無意用兵師旦等安得專密又  
遣書還河北流民及今年歲幣金人乃有許意會  
招撫使郭倪與金人戰敗於六合金人攻蜀吳曦叛  
受金命稱蜀王密乞移書敵營伸前議且謂金人指

太師平章爲首謀宜免繫銜侂胄忿密坐罷曦反狀  
聞舉朝震駭侂胄亟遺曦書許以茅土之封書未達  
而安丙楊巨源已率義士誅曦矣侂胄連遣方信孺  
使北請和以林拱辰爲通謝使金人欲責正隆以前  
禮賂以侵疆爲界且索犒軍銀凡數千萬而縛送首  
議用兵之臣信孺歸白事朝堂不敢斥言侂胄窮其  
說乃微及之侂胄大怒和議遂輟起辛棄疾爲樞密  
都承旨會棄疾死乃以殿前都指揮使趙淳爲江淮  
制置使復銳意用兵自兵興以來蜀口漢淮之民死  
於兵戈者不可勝計公私之力大屈而侂胄意猶未

已中外憂懼禮部侍郎史彌遠時兼資善堂翊善謀  
誅侂胄議甚祕皇子榮王入奏楊皇后亦從中力請  
乃得密旨彌遠以告參知政事錢象祖李壁御筆去  
韓侂胄又任國柄輕啓兵端使南北生靈枉罹凶害  
可罷平章軍國事與在外宮觀陳自强阿附充位不  
恤國事可罷右丞相日下出國門仍令權主管殿前  
司公事夏震以兵三百防護象祖欲奏審壁謂事留  
恐泄不可翌日侂胄入朝震呵止於途擁至玉津園  
側殛殺之先一日周筠謂侂胄事將不善侂胄與自  
强謀用林行可爲諫議大夫盡擊謀侂胄者是日行

可方請對自强坐待漏院語同列曰今日大成上殿  
俄侂胄先驅至象祖色變尋報侂胄已押出象祖乃  
入奏有詔斬蘇師旦於廣東嘉定元年金人求函侂  
胄首乃命臨安府斲侂胄棺取其首遺之侂胄用事  
十四年威行宮省權震寓內嘗鑿山爲園下瞰宗廟  
出入宮闈無度孝宗疇昔思政之所偃然居之老官  
人見之往往垂涕顏棫草制言其得聖之清易被撰  
荅詔以元聖褒之四方投書獻頌者謂伊霍旦奭不  
足以擬其勲有稱爲我王者余嘉請加九錫趙師異  
乞置平原郡王府官屬侂胄皆當之不辭所嬖妾張

譚王陳皆封郡國夫人號四夫人每內宴與妃嬪雜坐恃勢驕倨掖庭皆惡之其下受封者尤衆至是論四夫人罪或杖或徙餘數十人縱遣之有司籍其家多乘輿服御之飾其僭紊極矣始侂胄以導達中外之言遂見寵任朱熹彭龜年旣以論侂胄去貴戚吳琚語人曰帝初無固留侂胄意使有一人繼言之去之易爾而一時臺諫及執政大臣多其黨與故稔其惡以底大僂開禧用兵帝意弗善也侂胄死寧宗諭大臣曰恢復豈非美事但不量力爾侂胄娶憲聖吳皇后姪女無子取魯誼子爲後名玠旣誅侂胄削籍

流沙門島云

丁大全字子萬鎮江人面藍色嘉熙二年舉進士調蕭山尉上謁帥闡安撫使史巖之俟衆賓退獨留大全欵曲甚至期以他日必大用大全爲戚里婢壻寅緣以取寵位事內侍盧允昇董宋臣累官爲大理司直添差通判饒州人爲太府寺簿調尚書茶鹽所檢閱江州分司復兼樞密院編修官拜右正言兼侍講辭改右司諫拜殿中侍御史升侍御史兼侍讀劾奏丞相董槐章未下大全夜半調隅兵百餘人露刃圍槐第以臺牒驅迫之出給令輿槐至大理寺欲以此

典籍列校  
恐之須臾出北關棄槐踞呼而散槐徐步入接待寺  
罷相之命下矣自是志氣驕傲道路以目尋爲右諫  
議大夫進端明殿學士僉書樞密院事封丹陽郡侯  
進同知樞密院事兼權參知政事實祐六年拜參知  
政事四月拜右丞相兼樞密使進封公初大全以表玠  
爲九江制置副使玠貪且刻逮繫漁湖土豪督促輸  
錢甚急土豪怒盡以魚舟濟北來之兵太學生陳宗  
劉黻黃唯陳宜中林則祖等六人伏闕上書訟大全  
臺臣翁應弼吳衍爲大全鷹犬鈐制學校貶逐宗等  
開慶元年九月罷相以觀文殿大學士判鎮江府中

書舍人洪芹繳言大全鬼蜮之資穿窬之行引用凶  
惡陷害忠良遏塞言路濁亂朝綱乞追官遠竄以伸  
國法以謝天下侍御史沈炎右正言曹永年相繼論  
罷監察御史朱貔孫復論大全姦回險狡狠毒貪殘  
假陛下之刑威以箝天下之口挾陛下之爵祿以籠  
天下之財監察御史饒虎臣又論大全四罪絕言路  
壞人才竭民力誤邊防再削其官景定元年詔守中  
奉大夫致仕臣僚言乞遠竄使不失刑詔送南康軍  
居住臺臣復以爲言追三官移送南安軍居住明年  
監察御史劉應龍請加竄迫削兩官移竄貴州團練

使興州游守翁明失色杯酒間翁明愬大全陰造弓矢將通蠻爲不軌朱禩孫以聞于朝又明年移置新州太常少卿兼權直舍人院劉震孫繳奏乞移徙海島四年正月將官畢遷護送舟過藤州擠之於水而死大全知淮西總領鄭羽富甲吳門始欲結媼羽不從遂令臺臣卓夢卿彈之籍其家爲子壽翁聘婦見其豔自取爲妻爲世所醜賈似道字師憲台州人制置使涉之子也少落魄爲游博不事操行以父蔭補嘉興司曹會其姊入宮有寵於理宗爲貴妃遂詔赴廷對妃於內中奉湯藥以

給之擢太常丞軍器監益恃寵不檢日縱游諸妓家至夜即燕游湖上不反理宗嘗夜憑高望西湖中燈火異常時語左右曰此必似道也明日詢之果然使京尹史巖之戒勅之巖之曰似道雖有少年氣習然其材可大用也尋出知澧州淳祐元年改湖廣總領三年加戶部侍郎五年以寶章閣直學士爲公江制置副使知江州兼江西路安撫使一歲中再遷京湖制置使兼知江陵府調度賞罰得以便宜施行九年加寶文閣學士京湖安撫制置大使十年以端明殿學士移鎮兩淮年始三十餘寶祐二年加同知樞密

院事臨海郡開國公威權日盛臺諫嘗論其二部將  
即毅然求去孫子秀新除淮東總領外人忽傳似道  
已密奏不可矣丞相董槐懼留身請之帝以為無有  
槐終不敢遣子秀以似道所善陸壑代之其見憚已  
如此四年加參知政事五年加知樞密院事六年改  
兩淮宣撫大使自端平初孟珙帥師會大元兵共滅  
金約以陳蔡為界師未還而用趙范謀發兵據殺函  
絕河津取中原地大元兵擊敗之范僅以數千人遁  
歸追兵至問曰何為而敗盟也遂縱攻淮漢自是兵  
端大啓開慶初憲宗皇帝自將征蜀世祖皇帝時以

皇弟攻鄂州元帥兀良哈得由雲南入交趾自邕州  
蹂廣西破湖南傳檄數宋背盟之罪理宗大懼乃以  
趙葵軍信州禦廣兵以似道軍漢陽援鄂即軍中拜  
右丞相十月鄂東南陬破宋人再築再破之賴高達  
率諸將力戰似道時自漢陽入督師十一月攻城急  
城中死傷者至萬三千人似道乃密遣宋京詣軍中  
請稱臣輸歲幣不從會憲宗皇帝晏駕于釣魚山合  
州守軍堅使阮思聰蹕急流走報鄂似道再遣京議  
歲幣遂許之大元兵拔砦而北留張傑闞旺以偏師  
候湖南兵明年正月兵至傑作浮梁新生磯濟師北

歸似道用劉整計攻斷浮梁殺殿兵百七十遂上表以肅清聞帝以其有再造功以少傅右丞相召入朝百官郊勞如文彥博故事初似道在漢陽時丞相吳潛用監察御史饒應子言移之黃州而分曹世雄等兵以屬江閩黃雖下流實兵衝似道以爲潛欲殺已銜之且聞潛事急時每事先發後奏帝欲立榮王子孟戩爲太子潛又不可帝已積怒潛似道遂陳建儲之策令沈炎劾潛措置無方致全衡永桂皆破大稱旨乃議立孟戩貶潛循州盡逐其黨人高達在園中恃其武勇殊易似道每見其督戰即戲之曰魏中者

何能爲哉每戰必須勞始出否即使兵士譁於其門呂文德諂似道即使人呵曰宣撫在何敢爾邪曹世雄向士璧在軍中事皆不關白似道故似道皆恨之以覈諸兵費世雄士璧皆坐侵盜官錢貶遠州每言於帝欲誅達帝知其有功不從尋論功以文德爲第一而達居其次明年大元世祖皇帝登極遣翰林侍讀學士國信使郝經等持書申好息兵且徵歲幣似道方使廖瑩中輩撰福華編稱頌鄂功通國皆不知所謂和也似道乃密令淮東制置司拘經等於真州忠勇軍營時理宗在位久內侍董宋臣盧允昇爲之

聚歛以媚之引薦奔競之士交通賄賂實諸通顯人  
用外戚子弟爲監司郡守作芙蓉閣香蘭亭宮中進  
倡優傀儡以奉帝爲遊燕竊弄權柄臺臣有言之者  
帝宣諭去之謂之第貼似道入逐盧董所薦林光世  
等悉罷之勒外戚不得爲監司郡守子弟門客歛跡  
不敢干朝政由是權領中外進用羣小取先朝舊法  
率意紛更增吏部七司法買公田以罷和糴浙西田  
畝有直千緡者似道均以四十緡買之數稍多予銀  
絹又多予度牒告身吏又恣爲操切浙中大擾有奉  
行不至者提領劉良貴劾之有司爭相迎合務以買

田多爲功皆繆以七八斗爲石其後田少興磽瘠虧  
租與個人負租而逃者率取償田主土郡之民破家  
者多包恢知平江督買田至以肉刑從事復以楮賤  
作銀關以一準十八界會之三自製其印文如買字  
狀行之十七界廢不用銀關行物價益踊楮益賤秋  
七月彗出柳光燭天長數十丈自四更見東方日高  
始滅臺諫布韋皆上書言此公田不便民間愁怨所  
致似道上書力辯之且乞罷政帝勉留之曰公田不  
可行卿建議之始朕已沮之矣今公私兼裕一歲軍  
餉皆伸於此使因人言而罷之雖足以快一時之議



如國計何有太學生蕭規葉李等上書言似道專政命京尹劉良貴摺撫以罪悉黜配之後又行推排法江南之地尺寸皆有稅而民力弊矣理宗崩度宗又其所立每朝必谷拜稱之曰師臣而不名朝臣皆稱爲周公甫葬理宗卽棄官去使呂文德報北兵攻下沈急朝中大駭帝與太后手爲詔起之似道至欲以經筵拜太師以典故湏建節授鎮東軍節度使似道怒曰節度使粗人之極致爾遂命出節都人聚觀節已出復曰時日不利亟命返之宋朝節出有撤關壞屋無倒節理以示不屈至是人皆駭嘆然下沱之報

實無兵也三年又乞歸養大臣侍從傳旨留之者日四五至中使加賜賚者日十數至夜卽交卧第外以守之除太師平章軍國重事一月三赴經筵三日一朝赴中書堂治事賜第葛嶺使迎養其中吏抱文書就第署大小朝政一切決於館客廖瑩中堂吏翁應龍宰執充位署紙尾而已似道雖深居凡臺諫彈劾諸司薦辟及京尹畿漕一切事不關白不敢行李帝文天祥陳文龍陸達杜淵張仲徽謝章輩小忤意輒斤重則屏棄之終身不錄一時正人端士爲似道破壞殆盡吏爭納賂求美職其求爲師閩監司郡守者

典籍別校  
貢獻不可勝計趙潛輩爭獻寶玉陳奕至以兄事似  
道之玉工陳振民以求進一時貪風大肆五年復稱  
疾求去帝泣涕留之不從令六日一朝一月兩赴經  
筵六年命入朝不拜朝退帝必起避席目送之出殿  
廷始坐繼又令十日一入朝時襄陽圍已急似道日  
坐葛領起樓閣亭榭取宮人媚尼有美色者爲妾日  
淫樂其中惟故博徒日至縱博人無敢窺其第者其  
妾有兄來立府門若將入者似道見之縛投火中嘗  
與羣妾踞地鬪蟋蟀所狎客入戲之曰此軍國重事  
邪酷嗜寶玩建多寶閣日一登玩聞余玠有玉帶求

之已徇葬矣發其塚取之人有物求不予輒得罪自  
是或累月不朝帝如景靈宮亦不從駕八年明堂禮  
成祀景靈宮天大雨似道期帝雨止升輅胡貴嬪之  
父顯祖爲帶御器械請如開禧故事却輅乘逍遙輦  
還宮帝曰平章云云顯祖給曰平章已允乘逍遙輦  
矣帝遂歸似道大怒曰臣爲大禮使陛下舉動不得  
預聞乞罷政卽日出嘉會門帝留之不得乃罷顯祖  
涕泣出貴妃爲尼如還似道旣專恣日甚畏人議已  
務以權術駕馭不愛官爵牢籠一時名士又加大學  
餐錢寬科場恩例以小利啗之由是言路斷絕威福

肆行自圍襄陽以來每上書請行邊而陰使臺諫上章留已呂文煥以急告似道復申請之事下公卿雜議監察御史陳堅等以爲師臣出顧襄未必能及淮顧淮未必能及襄不若居中以運天下爲得乃就中書置機速房以調邊事侍物議多言高達可援襄陽者監察御史李旺率朝士入言於似道似道曰吾用達如呂氏何旺等出歎曰呂氏安則趙氏危矣文煥在襄聞達且入援亦不樂以語其客客曰易耳今朝廷以襄陽急故遣達援之吾以捷聞則達必不成遣矣文煥大以爲然時襄兵出獲哨騎數人卽繆以大

捷奏然不知朝中實無援襄事也襄陽降似道曰臣始屢請行邊先帝皆不之許向使早聽臣出當不至此爾十月其母胡氏薨詔以天子鹵簿葬之起墳擬山陵百官奉襄事立大雨中終日無敢易位尋起復入朝度宗崩大兵破鄂太學諸生亦群言非師臣親出不可似道不得已始開都督府臨安然憚劉整不行明年正月整死似道欣然曰吾得天助也乃上表出師抽諸路精兵以行金帛輜重之舟舳艫相銜百餘里至安吉似道所乘舟膠堰中劉師勇以千人入水曳之不能動乃易他舟而去至蕪湖遣還軍中所

俘曾安撫以荔子黃甘遺丞相伯顏俾宋京如軍中  
請輸歲幣稱臣如開慶約不從夏貴自合肥以師來  
會袖中出編書示似道曰宋曆三百二十年似道俛  
首而已時一軍七萬餘人盡屬孫虎臣軍丁家洲似  
道與夏貴以少軍軍魯港二月庚申夜虎臣以失利  
報似道倉皇出呼曰虎臣敗矣命召貴與計事項之  
虎臣至撫膺而泣曰吾兵無一人用命也貴微笑曰  
吾嘗血戰當之矣似道曰計將安出貴曰諸軍已膽  
落吾何以戰公惟入揚州招潰兵迎駕海上吾特以  
死守淮西爾遂解舟去似道亦與虎臣以單舸奔揚

州明日敗兵蔽江而下似道使人登岸揚旗招之皆  
不至有爲惡語慢罵之者乃檄列郡如海上迎駕上  
書請遷都列郡守於是皆遁遂入揚州陳宜中請誅  
似道謝太后曰似道勤勞三朝安忍以一朝之罪失  
待大臣之禮止罷平章都督予祠官三月除似道諸  
不恤民之政放還諸竄謫人復吳潛向士璧等官誅  
其幕官翁應龍廖瑩中王庭皆自殺潘文卿李可陳  
堅徐卿孫皆似道鷹犬至是交章劾之四月高斯得  
乞誅似道不從而似道亦自上表乞保全乃命削三  
官然尚居揚不歸五月王爚論似道旣不死忠又不

死孝太皇太后乃詔似道歸終喪七月黃鏞王應麟  
請移似道鄰州不從王燾入見太后曰本朝權臣稔  
禍未有如似道之烈者縉紳草茅不知幾䟽陛下皆  
抑而不行非惟付人言於不恤何以謝天下始徙似  
道婺州婺人聞似道將至率衆爲露布逐之監察御  
史孫嶸叟等皆以爲罰輕言之不已又徙建寧府翁  
合奏言建寧乃名儒朱熹故里雖三尺童子粗知向  
方聞似道來嘔惡况見其人時國子司業方應發權  
直舍人院封還錄黃乞竄似道廣南中書舍人王應  
麟給事中黃鏞亦言之皆不從侍御史陳文龍乞俯

從衆言陳景行徐直方孫嶸叟及監察御史俞浙併  
上䟽於是始謫似道爲高州團練使循州安置籍其  
家福王與芮素恨似道募有能殺似道者使送之貶  
所有縣尉鄭虎臣欣然請行似道行時侍妾尚數十  
人虎臣悉屏去奪其寶玉徹轎蓋暴行秋日中令舁  
轎夫唱杭州歌謔之每名斥似道辱之備至似道至  
古寺中壁有吳潜南行所題字虎臣呼似道曰賈團  
練吳丞相何以至此似道慙不能對嶸叟應麟奏似  
道家畜乘輿服御物有反狀乞斬之詔遣鞫問未至  
八月似道至漳州木綿菴虎臣屢諷之自殺不聽曰

太皇許我不死有詔卽死虎臣曰吾爲天下殺似道雖死何憾拉殺之

列傳卷第二百三十三

列傳卷第二百三十四 宋史四百七十五

開府儀同三司柱國錄軍國事兼中書右丞相監修國史領經筵事都總裁臣脫脫等奉勅修

叛臣上

張邦昌 劉豫 苗傅

劉正彥附

杜充 吳曦

宋失其政金人乘之俘其人民遷其寶器效遼故事立其臣為君冠履易位莫甚斯時高宗南渡國勢弗振悍僕狂奴欺主衰賤易動於惡兵雖凶器尤忌殘忍將用忍人先無仁心視背君親猶友掌耳世將之

子使握重兵居之阨塞之地豈非召亂之道乎大義  
昭明旋踵殄滅盖天道也扶綱常遏亂略作叛臣傳  
張邦昌字子能永靜軍東光人也舉進士累官大司  
成以訓導失職貶提舉崇福宮知光汝二州政和末  
由知洪州改禮部侍郎首請取崇寧大觀以來瑞應  
尤殊者增製旗物從之宣和元年除尚書右丞轉左  
丞遷中書侍郎欽宗即位拜少宰金人犯京師朝廷  
議割三鎮俾康王及邦昌為質于金以求成會姚平  
仲夜斫金人營幹離不怒責邦昌邦昌對以非出朝  
廷意俄進太宰燕門下侍郎既而康王還金人復質

肅王以行仍命邦昌為河北路割地使初邦昌力主  
和議不意身自為質及行乃要欽宗署御批無變割  
地議不許又請以璽書付河北亦不許時粘罕兵又  
來侵上書者攻邦昌私敵社稷之賊也遂黜邦昌為  
觀文殿大學士中太一宮使罷割地議其冬金人陷  
京師帝再出郊留青城明年春吳玠莫儔自金營持  
文書來令推異姓堪為人主者從軍前備禮冊命留  
守孫傳等不奉命表請立趙氏金人怒復遣玠儔促  
之劫傳等召百官雜議衆莫敢出聲相視久之計無  
所出乃曰今日當勉強應命舉在軍前者一人適尚

書員外郎宋齊愈至自外衆問金人意所主齊愈書  
張邦昌三字示之遂定議以邦昌治國事孫傳張叔  
夜不署狀金人執之置軍中王時雍時為留守再集  
百官詣秘書省至即閉省門以兵環之俾范瓊諭衆  
以立邦昌衆意唯唯有大學生難之瓊恐沮衆厲聲  
折之遣歸學舍時雍先署狀以率百官御史中丞秦  
檜不書抗言請立趙氏宗室且言邦昌當上皇時專  
事讌游黨附權姦蠹國亂政社稷傾危實由邦昌金  
人怒執檜并儔持狀赴軍前邦昌入居尚書省金人  
趣勸進邦昌始欲引決或曰相公不前死城外今欲

塗炭一城耶適金人奉冊寶至邦昌北向拜舞受冊  
即僞位僭號大楚擬都金陵遂升文德殿設位御牀  
西受賀遣閣門傳令勿拜時雍率百官遽拜邦昌但  
東面拱立外統制官宣贊舍人吳革耻屈節異姓首  
率內親事官數百人皆先殺其妻孥焚所居謀舉義  
金水門外范瓊詐與合謀令悉棄兵仗乃從後襲殺  
百餘人捕革併其子皆殺之又擒斬十餘人是日風  
霾日暈無光百官慘沮邦昌亦變色唯時雍并儔瓊  
等欣然鼓舞若以為有佐命功云即以時雍權知樞  
密院事領尚書省并權同知樞密院事儔權僉書樞



密院事呂好問權領門下省徐秉哲權領中書省下  
令曰比緣朝廷多故百官有司皆失其職自今各遵  
法度御史臺覺察以聞見百官稱予手詔曰手書獨  
時雍每言事邦昌前輒稱臣啓陛下邦昌斥之勸邦  
昌坐紫宸垂拱殿呂好問爭之乃止邦昌以嗣位之  
初宜推恩四方以道阻先赦京城選郎官爲四方密  
諭使金人將退師邦昌詣金營祖別服柘袍張紅蓋  
所過設香案起居悉如常儀時雍秉哲并儔皆從行  
士庶觀者無不感愴二帝北遷邦昌率百官遙辭於  
南薰門衆慟哭有什絕者金師旣還邦昌降手書赦

天下呂好問謂邦昌曰人情歸公者劫於金人之威  
耳金人旣去能復有今日乎康王居外久衆所歸心  
曷不推戴之又謂曰爲今計者當迎元祐皇后請康  
王早正大位庶獲保全監察御史馬伸亦請奉迎康  
王邦昌從之王時雍曰夫騎虎者勢不得下所宜熟  
慮他日噬臍悔無及已徐秉哲從旁贊之邦昌弗聽  
乃用元祐皇后曰宋太后入御延福宮遣蔣師愈齎  
書於康王自陳所以勉循金人推戴者欲權宜一時  
以紓國難也敢有他乎王詢師愈等具知所由乃報  
書邦昌邦昌尋遣謝克家獻大宋受命寶復降手書

請元祐皇后垂簾聽政以俟復辟書既下中外大說  
太后始御內東門小殿垂簾聽政邦昌以太宰退處  
內東門資善堂尋遣使奉乘輿服御物至東京既而  
邦昌亦至伏地慟哭請死王撫慰之王即皇帝位相  
李綱徙邦昌太保奉國軍節度使封同安郡王綱上  
書極論邦昌久與機政擢冠宰司國破而資之以爲  
利君辱而攘之以爲榮異姓建邦四十餘日逮金人  
之既退方降赦以收恩是宜肆諸市朝以爲亂臣賊  
子之戒時黃潛善猶左右之綱又力言邦昌已僭逆  
豈可留之朝廷使道路目爲故天子哉高宗乃降御

批曰邦昌替逆理合誅夷原其初心出於迫脅可特  
與免貸責授昭化軍節度使潭州安置初邦昌僭居  
內庭華國靖恭夫人李氏數以果實奉邦昌邦昌亦  
厚答之一夕邦昌被酒李氏擁之曰大家事已至此  
尚何言因以赭色半臂加邦昌身掖入福寧殿夜飾  
養女陳氏以進及邦昌還東府李氏私送之語斥乘  
輿帝聞下李氏獄詞服詔數邦昌罪賜死潭州李氏  
杖脊配車營務時雍秉哲玠儔等先已遠竄至是併  
誅時雍

劉豫字彥游景州阜城人也世業農至豫始舉進士

元符中登第豫少時無行嘗盜同舍生白金盃紗衣  
政和二年召拜殿中侍御史為言者所擊帝不欲發  
其宿醜詔勿問未幾豫累章言禮制局事帝曰劉豫  
河北種田叟安識禮制黜豫兩浙察訪宣和六年判  
國子監除河北提刑金人南侵豫棄官避亂儀真豫  
善中書侍郎張慤建炎二年正月用慤薦除知濟南  
府時盜起山東豫不願行請易東南一郡執政惡之  
不許豫忿而去是冬金人攻濟南豫遣子麟出戰敵  
縱兵圍之數重郡倅張東益兵來援金人乃解去因  
遣人啗豫以利豫懲前忿遂畜反謀殺其將關勝率

百姓降金百姓不從豫縋城納款三年三月兀朮聞  
高宗渡江乃徙豫知東平府充京東西淮南等路安  
撫使節制大名開德濮濱博棣德滄等州以麟知濟  
南府界舊河以南俾豫統之四年七月丁卯金人遣  
大同尹高慶裔知制誥韓昉冊豫為皇帝國號大齊  
豫以為已受命之符遣麟持重寶賂金左監軍撻辣  
求僭號撻辣許之遣使即豫所部咨軍民所宜立衆  
未及對豫鄉人張浹越次請立豫議遂決乃命慶裔  
昉備璽綬寶冊以立之九月戊申豫即偽位赦境內

奉金正朔稱天會八年以張孝純為丞相李孝揚為左丞張東為右丞李儔為監察御史鄭億年為工部侍郎王瓊為汴京留守子麟為太中大夫提領諸路兵馬兼知濟南府孝純始堅守太原頗懷忠義高宗以王衣雅厚孝純俾衣招之會粘罕遣人自雲中送歸豫遂失節於賊豫還東平升為東京改東京為汴京降南京為歸德府以弟益為北京留守尋改汴京留守復降淮寧永昌順昌興仁府悉為州自以生景州守濟南節制東平僭位大名乃起四郡丁壯數千人號雲從子弟下偽詔求直言十月照其母翟氏為

皇太后妾錢氏為皇后錢氏宣和內人也習宮掖事豫欲有所取則故立之十一月改明年元阜昌方豫未僭號時數遣人說東京副留守上官悟及賂悟左右喬思恭與其說悟令降金悟並斬之又招知楚州趙立立不發書斬其使復遣立友人劉偲以榜旗誘之且曰吾君之故人也立曰我知有君父不知有故人燒殺偲博州判官劉長孺以書勸豫反正豫囚之十旬不屈欲官之不受豫大索宋宗室承務郎閻琦匿之豫杖死琦召迪功郎王寵不至文林郎李喆尉氏令姚邦基皆棄官去朝奉郎趙俊書甲子不書僭

年豫亦無如之何洪皓久陷于金粘罕勸皓仕豫不從竄皓冷山處士尹淳聞豫召逃山谷間走蜀中國信副使宋汝為以呂頤浩書勉豫忠義豫曰獨不見張邦昌乎業已然尚何言哉滄州進士邢希載上豫書乞通宋朝豫殺希載是月豫立陳東歐陽澈廟於歸德如唐張巡許遠雙廟制紹興元年五月張俊討李成敗之成逃歸豫雒州大僧王友直嘗抵豫書招李成謂劉光世呂頤浩非中興將相才後為人所訴詔鞫而刑之六月豫以麟為兵馬大總管尚書左丞相置招受司于宿州誘宋逋逃金人既立豫以舊河

為界恐兩河民之陷沒者逃歸下令大索或轉鬻諸國或繫送雲中實防豫也十月豫入寇遣其將王世冲以蕃漢兵攻廬州守臣王亨誘斬世冲大敗其衆十一月帥臣葉夢得招降豫將王才偽秦鳳帥郭振入寇王彥關師古敗之偽知海州薛安靖及通判李彙以州來歸二年二月知商州董先以商號二州叛附于豫襄陽鎮撫使桑仲上疏請正豫罪朝廷尋命仲兼節制應援京城軍馬量度事勢復豫所陷郡仍命河南翟興荆南解潛金房王彥德安陳規斬黃孔彥舟廬壽王亨相為應援毋失事機三月仲為其將

宋史列傳卷三十四  
八  
霍明所殺高宗聞之授仲二子將仕郎河南鎮撫使  
翟興屯伊陽山豫患之使人招興許以王爵興焚偽  
詔并戮其使豫乃陰結興麾下楊偉圖之偉殺興持  
興首降豫四月丙寅豫遷都汴因奉祖考于宋太廟  
尊其祖曰徽祖毅文皇帝父為衍祖睿仁皇帝親巡  
郊社是日暴風捲旗屋瓦皆震士民大恐豫曲赦汴  
人與民約曰自今不肆赦不用宦官不度僧道文武  
雜用不限資格時河淮陝西山東皆駐北軍麟籍鄉  
兵十餘萬為皇子府十二軍分置河南汴京淘沙官  
兩京冢墓發掘殆盡賦歛煩苛民不聊生五月豫聞

桑仲死遣人招隨州李道鄧州李橫皆不受執其使  
以聞六月斬黃鎮撫使孔彥舟叛降豫其將陳彥時  
率衆千餘來歸直徽猷閣凌唐佐尚書郎李亘國信  
副使宋汝為留偽庭久謀䟽豫虛實蠟書以聞事泄  
豫殺唐佐亘亦遇害豫以知東平府李鄴為尚書右  
丞河南鎮撫司都統制董先為大總府先鋒將十二  
月襄陽鎮撫使李橫敗豫兵於揚石乘勝趣汝州偽  
守彭玘以城降豫遣劉夔與金帥撒離曷侵蜀執進  
士薛筇送豫筇勉豫早圖反王爽或全宗孰與他日  
併妻子磔東市豫怒其兵之賴張孝純獲免三年正

宋史列傳卷三十四  
月庚申李橫破潁順軍僞守蘭和降壬戌敗豫兵于長葛甲子橫引兵至潁昌府僞安撫趙弼固守急攻下之弼遁復潁昌二月河南鎮撫司統制官李吉敗豫將梁進於伊陽臺殪之三月豫聞橫入潁昌求援于金人粘罕遣兀朮赴之豫亦遣將李成率師二萬逆戰於京城西北之牟駝岡橫敗績復陷潁昌橫軍本羣盜恃勇無律勝則爭取子女金帛故及於敗四月陷魏州鎮撫司統制官謝臯指腹示賊曰此吾赤心也自剖心以死臯開封人是月明州守將徐文以所部海舟六十艘官軍四千餘人浮海抵鹽城輸欵

于豫文言沿海無備二浙可襲取豫大喜以文知萊州益海艦一十俾寇通泰間五月朝廷遣韓肖胄胡松年使僞齊豫欲以臣禮見肖胄無以應松年曰均為宋臣遂長揖不拜豫不能屈因問主上如何松年曰聖主萬壽復問帝意所向松年曰必欲復故疆耳豫有慚色時豫悉有梁衛之地翟琮屯伊陽之鳳牛山不能孤立突圍奔襄陽九月楊政遣川陝將官吳勝破豫兵於蓮花城十月己亥賊將李成陷鄧州以齊安守之癸卯陷襄陽李橫奔荆南知隨州李道棄城走成據襄陽以王嵩知隨州甲辰陷郢州守臣李

簡遁豫以荆超知州事賊將王彥先自亳引兵至壽春將窺江南劉光世駐軍建康扼馬家渡遣酈瓊領所部駐無為軍為濠壽聲援賊乃還十一月金人遣李永壽王翊來報聘永壽等驕倂請還豫俘及西北士民之流寓者復要畫江以益豫監廣州鹽稅吳伸上書請討豫謂金人雖彊實不足慮賊豫雖微實為可憂今敵使在廷宜陽許而陰圖之乘其不疑可一戰擒也四年正月翰林學士綦崇禮言豫父子倚重金人且永壽等從豫所來畫江之請必出於豫觀其姦謀在窺吾境土恐既通使人情必解弛宜戒將帥

愈益置守縱和議成亦未可弛備既而朝廷遣章誼使金至雲中粘罕答書約毋駐軍淮南誼不屈還過汴豫欲留之以計獲免熙河路馬步軍總管關師古與豫兵戰于左要嶺敗績遂降賊洮岷之地盡歸豫矣二月豫策進士五月知壽春府羅興叛降豫舒蘄等州制置使岳飛復襄陽李成遁尋復唐州六月復隨州礫偽守王嵩于襄陽市七月復鄧州語在飛傳豫聞岳飛取襄鄧遂乞師於金人偽奉議郎羅諺上南征策豫大喜奪民舟五百載戰具以徐文爲大將聲言攻定海九月豫下偽詔有混一六合之言遣子



麟入寇及誘金人宗輔撻辣兀术分道南侵步兵自  
楚承進騎兵由泗趨徐復遣僞知樞密院盧緯請師  
於金主金主集諸將議粘罕希尹難之獨宗輔以爲  
可乃以宗輔權左副元帥撻辣權右副元帥調渤海  
漢軍五萬應豫以兀术嘗渡江習知險易俾將前軍  
豫以麟領東南道行臺尚書令朝廷震恐或勸帝他  
幸趙鼎曰戰而不捷去未晚也張浚曰避將安之遂  
決意親征壬申豫兵與金人分道渡淮楚州守臣樊  
序棄城走淮東宣撫使韓世忠自承州退保鎮江十  
月丙子朔詔張浚援世忠劉光世移軍建康世忠復

還揚州起張浚爲侍讀戊子韓世忠戰於大儀己丑  
解元戰於承州皆捷丙申豫露榜有窺江之言戊戌  
帝發臨安十一月壬子下詔討豫始梟豫罪惡士氣  
大振欲濟江決戰趙鼎曰退固不可渡江亦非策豫  
猶不親來至尊豈可與逆雛決勝負哉淮南將王師  
晟張琦合兵復南壽春府執僞知州王靖十二月壬  
辰岳飛遣將牛皐徐慶敗金人於廬州庚子金人退  
師遣使告麟麟棄輜重宵遁語在世忠傳五年五月  
淮西將酈瓊復光州僞守許約降閏二月豫將商元  
攻信陽軍知軍事舒繼明死之七月豫廢明堂爲講

武殿暴風連日八月陷光州十月豫令民鬻子依商  
稅法計貫陌而收其筭豫獻海道圖及戰船木樣於  
金主亶六年正月豫聚兵淮陽韓世忠引兵急圍之  
賊守將連舉六烽兀朮與劉猷合兵來援皆爲世忠  
所敗六月築劉龍城以窺淮西王師晟破之執華知  
剛俘其衆而還九月豫罷沿海互市張孝純謂豫曰  
聞南人久治舟一旦乘風北濟將不利於我豫懼故  
罷之豫聞帝親征告急於金主亶領三省事宗磐曰  
先帝立豫者欲豫闢疆保境我得按兵息民也今豫  
進不能取退不能守兵連禍結休息無期從之則豫

收其利而我實受弊奈何許之金主報豫自行姑遣  
兀朮提兵黎陽以觀釁豫於是以麟領東南道行臺  
尚書令李鄴行臺右丞馮長寧行臺戶部許清臣兵  
馬大總管李成孔彥舟關師古爲將籍民兵三十萬分  
三道入寇麟總中路兵申壽春犯廬州猷率東路兵  
取紫荆山出渦口以犯定遠西兵趨光州寇六安彥  
舟統之十月猷兵阻韓世忠不得前還順昌麟兵從  
淮西繫三浮橋以濟賊衆十萬次濠壽間江東安撫  
使張俊拒戰詔併以淮西屬俊命殿帥楊沂中至泗  
州與俊合比至濠而劉光世已棄合肥矣張俊遣人

星馳采石諭光世曰敢濟者斬光世不得已還廬州  
與沂中相應統制王德鄴瓊出安豐遇賊三將軍皆  
敗之猊衆數萬過定遠欲趨宣化犯建康沂中遇猊  
兵於越家坊破之又遇于藕塘大破之猊遁麟聞亦  
拔砦走麟兵有自書鄉貫姓名而縊者豫由此失人  
心金人聞麟等敗詰豫罪狀始有廢豫意矣豫覺請  
立麟爲太子以覘其意金人乃答豫曰徐當遣人咨  
訪河南百官七年春豫策進士遣謀縱火淮甸燔劉  
光世帑藏二月又焚鎮江豫自麟敗意沮氣奪中原  
遺民口望王師三月帝進駐建康八月統制鄴瓊執

呂祉以兵三萬叛降豫尋殺祉豫聞瓊降大喜御文  
德殿見之授瓊靜難軍節度使知拱州瓊勸豫入寇  
豫復乞師金人且言瓊欲自效金人恐豫兵衆難制  
欲以計除之乃佯言瓊降恐詐命散其兵金人業已  
廢豫而豫日益請兵遂以女真萬戶東拔爲元帥府  
左都監屯太原渤海萬戶大撻不也爲右都監屯河  
間於是尚書省奏豫治國無狀當廢十一月丙午廢  
豫爲蜀王初金主先令撻辣兀木僞稱南侵至汴給  
麟出至武成麾騎翼而擒之因馳至城中豫方射講  
武殿兀木從三騎突入東華門下馬執其手偕至宣

德門強乘以羸馬露刃夾之囚于金明池翼日集百  
官宣詔責豫以鐵騎數千圍宮門遣小校巡閭巷間  
揚言曰自今不僉汝爲軍不取汝免行錢爲汝敲殺  
貌事人請汝舊主少帝來此由是人心稍安置行臺  
尚書省於汴以張孝純權行臺左丞相僞丞相張昂  
知淄州李鄴知代州李成孔彥舟鄺瓊關師古各予  
一郡以女真胡沙虎爲汴京留守李儁副之諸軍悉  
令歸農聽宮人出嫁得金一百二十餘萬兩銀一千  
六百餘萬兩米九十餘萬斛絹二百七十萬匹錢九  
千八百七十餘萬緡豫求哀撻辣曰昔趙氏少帝出

京百姓燃頂煉臂號泣之聲聞於遠邇今汝廢無一  
人憐汝者何不自責也豫語塞迫之行願居相州韓  
琦宅許之後併其子麟徙於臨潢封豫爲曹王賜田  
以居之紹興十二年六月卒是年金皇統三年也豫  
僭號凡八年廢時年六十五先是齊地數見怪異有  
梟鳴于後苑龍撼宣德門滅宣德二字有星隕于平  
原鎮識者謂禍不出百日豫怒殺之未幾果廢初爲  
麟府路經略使折可求以事抵雲中左監軍撒離曷  
密諭可求代豫後撻辣有歸疆之議恐可求快望醜  
殺之豫之僭逆也馬定國進君臣名分論祝簡獻遷

都國馬賦語多指斥又如許清臣毀景靈宮孟邦雄發永安陵蹠犬吠堯蓋無責焉

苗傳上黨人大父授父履授在元豐中爲殿前都指揮使康王建元帥府信德守臣梁揚祖以兵萬人至傳與張俊楊沂中田師中皆隸麾下隆祐太后南渡傳爲統制官以所部八千人扈衛駐於杭州有劉正彥者不知何許人父法政和間爲熙和路經略使死王事正彥由閣門祇候易文資至朝奉大夫後以事責降會法部曲王淵爲御營都統制王彥歸之淵以法故薦正彥于朝復爲武德大夫知濠州擢御營右

軍副都統制淵分精兵三千與之以平丁進功進武功大夫威州刺史初正彥討進請劉晏偕行晏本嚴陵人陷遼登第宣和中率衆來歸正彥用晏計易旗幟爲疑兵遂降進晏自通直郎遷朝請郎正彥耻已賞薄而晏獲峻遷由是快望乃散所賜金帛與將士尋被命從六宮皇子至杭州建炎三年二月壬戌高宗從王淵議由鎮江幸杭州時諸大將如劉光世張俊楊沂中韓世忠分守要害扈衛者獨苗傳先是王淵裝大船十數自維揚來杭杭人相謂曰船所載皆淵平陳通時殺奪富民家財也內侍省押班康履頗

用事威福由已出其徒敘民居肆爲暴橫傅等恨之  
曰天子顛沛至此猶敢爾耶其黨張達復激怒諸軍  
曰能殺淵及內侍則人人可富朝廷豈能偏罪哉三  
月辛巳拜王淵同僉書樞密院事初淵建幸杭州議  
內侍實左右之及淵躡躑樞筦衆謂薦由內侍傅自  
負宿將疾淵驟貴正彥雖由淵進淵檄取所予兵亦  
怨之於是傅積不能平與王世脩張遠王鈞甫馬柔  
吉等謀作亂鈞甫等皆燕人所將號赤心軍傅部分  
既定乃給淵以臨安縣有盜意欲使淵出其兵於外  
康履得黃卷小文書有兩統制作田金字署卷末田

乃苗金乃劉也於是頗泄賊謀以告淵淵伏兵天竺  
明日賊黨亦伏兵城北橋下俟淵退朝誣以結宦官  
謀反正彥手殺淵以兵圍履第分捕內官凡無須者  
盡殺之揭淵首引兵犯闕中軍統制吳湛守宮門潛  
與傅通導其黨入奏曰苗傅不負國止為天下除害  
知杭州康允之聞變率從官扣闕請帝御樓百官皆  
從殿帥王元大呼聖駕來傅見黃屋猶山呼而拜帝  
憑闌呼二賊問故傅厲聲曰陛下信任中官軍士有  
功者不賞私內侍者即得美官黃潛善汪伯彥誤國  
猶未遠竄王淵遇敵不戰因友康履得除樞密臣立

功多止作遙郡團練已斬淵首更乞斬康履藍珪曾  
擇以謝三軍帝諭以當流海島可與軍士歸營且曰  
已除傳承宣使御營都統制正彥觀察使御營副都  
統制賊不退帝問百官計安出浙西安撫司主管機  
宜文字時希孟曰禍由中官不悉除之禍未已也帝  
曰朕左右可無給使耶軍器監葉宗諤曰陛下何惜  
康履遂命吳湛捕履得於清漏閣承塵中傳即樓下  
腰斬履傳猶肆惡言謂帝不當即大位淵聖來歸何  
以處也常使朱勝非繼樓下曲諭之傳請隆祐太后  
同聽政及遣使與金議和帝許諾即下詔請太后垂

簾賊聞詔不拜曰自有皇太子可立張遼曰今日之  
事當爲百姓社稷計時希孟曰宜率百官死社稷否  
則從三軍之請通判杭州事章誼叱之曰何可從三  
軍邪帝徐謂勝非曰朕當退避須太后命勝非謂不  
可顏岐曰得太后親諭之則無詞矣時寒甚門無簾  
幃帝坐一竹椅旣請太后即起立楹側太后御肩輿  
出立樓前二賊拜曰今日百姓無辜肝腦塗地望太  
后主張太后曰道君皇帝任蔡京王黼更祖宗法童  
貫起邊釁所以致金人之禍今皇帝聖孝無失德止  
爲黃潛善汪伯彥所誤已加竄逐統制獨不知邪傳

曰臣等定議必欲立皇子后曰今強敵在外使吾一婦人簾前抱三歲兒何以令天下正彥等號泣固請因呼其衆曰太后既不允吾當受戮遂作解衣狀后諭止之傅曰事久不決恐三軍生變顧謂勝非曰相公何無一言勝非不能答適顏岐至自帝前奏曰皇帝令臣奏知太后已決意從傅請矣乞太后宣諭后猶不許傅等語益不遜太后還入門帝遣人奏禪位勝非泣曰臣義當死乞下詔二凶帝屏左右語曰當爲後圖事不成死未晚勝非曰王鈞甫賊腹心也適語臣曰二將忠有餘學不足此可爲後圖耳是日帝

幸顯忠寺甲申太后垂簾降赦號帝爲睿聖仁孝皇帝以顯忠寺爲睿聖宮留內侍十五人餘悉編置丙戌赦至平江府張浚知有變不拜丁亥至江寧制置呂頤浩遺浚書痛述事變浚乃舉兵戊子御營前軍統制張俊至平江浚諭以起兵俊泣奉命初勝非奏垂簾當二臣同對今屬時艱乞許獨對恐賊疑乃日引其徒一人與俱傅入對后勞勉之賊言無所疑故臣僚入對得謀復辟勝非深結王世脩將處以從官俾通二凶傅欲改元正彥欲遷都建康太后謂勝非曰二事如俱不允恐賊有他變己丑改元明受張俊



遺書二凶獎其忠義以慰安之庚寅百官朝睿聖宮以  
傅爲武當軍節度使辛卯張俊遣進士馮輔赴行在請  
帝親總要務復抵書馬柔吉王鈞甫宜早反正以解天  
下之惑浚旣遣輔卽檄諸路約呂頤浩劉光世會平江  
傅以堂帖趣張浚赴秦州命趙哲領浚軍哲不從改命  
陳思恭思恭亦不從壬辰以諫議大夫鄭慤爲御史中  
丞賊以武功大夫王彥爲御營司統制慤面折二凶彥  
佯狂卽日致仕癸巳韓世忠引兵至常熟辛道宗謂張  
俊曰賊萬一邀駕入海何以爲計浚乃聲言防遏海寇  
奏道宗爲節制司叅議官措置海船以避賊甲午貶曾

擇藍珪于嶺南傅追斬擇賊欲以所部代禁衛守睿  
聖宮又欲邀帝幸徽越張澂勝非曲諭止之馮輔說  
二凶反正傅按劔瞋目視輔正彥解之曰須張侍郎  
來乃可卽遣歸朝官趙休與輔共招浚乙未呂頤浩  
勤王兵至丹陽劉光世引所部來會丙申韓世忠兵  
至平江卽欲進兵浚曰已遣馮輔甘言誘賊矣投鼠  
忌器不可太亟賊遣張彥王德聲言防淮德伺彥醉  
并其軍自采石濟江歸劉光世彥尋爲人所殺戊戌  
浚以世忠兵少分張俊兵二千益之發平江馮輔至  
平江浚復遣入責賊以大義諭以禍福期雖死無悔

傳等初聞浚集兵未之信及得浚書始悟見討奏請  
誅浚以令天下詔責浚黃州團練使郴州安置鄭慤  
上疏謂浚不當責密遣所親謝嚮變姓名告浚宜持  
重緩進賊當自遁浚然之是日賊遣苗瑀馬柔吉將  
赤心隊及王淵舊部曲駐臨平以拒勤王之師馮轡  
至臨平見馬柔吉同縋入城詰朝與傳等議傳曰爾  
尚敢來邪欲拘轡浚逆知之謬爲書遺轡言客自杭  
來知二公於朝廷初無異心殊悔前書失於輕易賊  
得浚遺轡書大喜乃釋轡壬寅浚得謫命恐將士解  
體給曰趣召之命也是日呂頤浩至平江與浚對泣

曰事不諧不過赤族乃命幕客李承造草檄告四方  
討賊賊聞勤王之兵大集卽呼馮轡勝非議復辟癸  
卯張俊發平江劉光世繼之賊亦遣兵三千屯湖州  
小林丙午頤浩浚以大兵發平江詔以浚爲知樞密  
院事丁未勝非召二凶至都堂議復辟率百官三上  
表以請夏四月戊申朔帝還宮都人大說帝御前殿  
詔尊太姪曰隆祐皇太后立嗣君爲皇太子辛酉徙  
傳淮西制置使正彥副之庚戌詔復建炎號是日頤  
浩浚軍次臨平苗翊馬柔吉以兵阻河韓世忠率先  
鋒力戰俊光世乘之翊敗走勤王兵進北關二凶詣

都堂趣得所賜鐵券引精兵二千夜開湧金門遁辛亥願浩俊引勤王兵入城世忠手執王世修以屬吏苗傅犯富陽統制官喬仲福追擊之癸丑犯桐廬甲寅斬吳湛時希孟編管吉陽軍丙辰傅等至白沙渡所過燔橋以阻官軍丁巳犯壽昌縣黥民充軍庚申犯衢州守臣胡唐老拒郤之丙寅犯常山世忠請任討賊丁卯以世忠爲江浙制置使自衢信追擊賊戊辰賊犯玉山縣辛未賊屯沙溪鎮統制關師古自江東討賊還與喬仲福王德會信州賊聞之還屯衢信間五月戊寅朔世忠發杭州庚辰賊黨張翼斬鈞甫及柔吉父子首以降江浙制置使周望受之以聞賊寇浦城縣夾溪而屯據險設伏以邀官軍統制官馬彥博死之賊乘勝犯中軍世忠瞋目大呼揮兵直前正彥墮馬生禽之賊將江池殺孟臯禽苗翊降衆悉解甲張逵收餘兵入崇安喬仲福追殺之傅棄軍變姓名夜遁建陽土豪詹標覺之執送世忠檻車赴行在壬寅詔班師秋七月辛巳世忠軍還俘傅正彥以獻磔于建康市張逵苗瑀及傅二子俱已前死詔釋餘黨

杜充字公美相人也喜功名性殘忍好殺而短於謀

略紹聖間登進士第累遷考功郎光祿少卿出知滄州靖康初加集英殿修撰復知滄州時金人南侵郡中僑寓皆燕人來歸者充慮爲敵內應殺之無噍類建炎元年進天章閣待制北京留守遷樞密直學士提刑郭永嘗畫三策以獻充充不省永謂之曰人有志而無才好名而無實驕蹇自用而得聲譽以此當大任鮮克有終矣二年宗澤卒充代爲留守兼開封尹三年以戶部尚書兼侍讀召未至改資政殿學士節制京東西路依前京城留守尋知宣武軍節度使七月以同知樞密院召還至卽拜尚書右僕射同平

章事御營使初宗澤要結豪傑圖迎二帝澤卒充短於撫御人心疑阻兩河忠義之士往往皆引去留守判官宗穎嘗疏其失朝廷謂充有威望可屬大事呂頤浩張浚亦薦之故有是命時諸路各擁重兵率驕蹇不用命張俊方白事謁未入俊遽前充怒戮其使諸將稍稍懼服高宗將幸西浙命韓世忠屯太平王瓌屯常州以充爲江淮宣撫使留建康使盡護諸將光世世忠憚充嚴急不樂屬充詔移光世江州世忠常州時江浙倚充爲重而充日事誅殺無制敵之方識者寒心金人窺江充遣裨將王民張超分守諸渡

乘高據岍以神臂弓射卻之金人復逼碣砂時以輕  
舟薄南岍官軍奮擊或沉其舟一日當晝金人對江  
列陣而佯退衆信之守益懈敵諜知無備夜乃乘數  
十舟橫江直濟衆不能禦敵遂登岍克亟命統制官  
陳淬盡領岳飛諸裨校合二萬人邀擊於馬家渡約  
王瓌俱進敵氣銳甚淬戰沒瓌引兵遁克軍潰金人  
陷建康克渡江保真州克嘗痛繩諸將諸將銜之伺其  
敗衆將甘心焉克不敢歸乃北約泗州劉位徐州趙立  
欲合兵邀敵歸路詔遣內侍任源賜親札激厲俾爲後  
圖源至常州道阻未得進募健士先達上意克詭詞

自劾以報源克居真州一歲盧守守臣向子志勸克由  
通泰入浙欲與偕行克畜異志不聽始京畿提刑

唐佐在南京守臣孟庾歸朝以府事委之唐佐遂降  
于金爲所用唐佐雅喜北以書招之完顏宗弼復遣  
人說克口若降當封以中原如張邦昌故事克遂叛  
降金事聞高宗謂輔臣曰朕待克不薄何乃至是哉  
下制剗克爵徙其子嵩巖崑塔韓汝惟於廣州是冬  
克至雲中粘罕薄之久之命知相州克猜阻尋威同  
列多下協絕與二年其孫自從所聞走歸克其副胡  
景山誣克陰通朝廷粘罕下克更炮掠備至不服釋

之因問克曰汝欲復歸南朝邪克曰元帥敢歸克不  
敢也粘罕晒之七年命克爲燕京三司使八年同僉  
書燕京行臺尚書省事九年遷行臺右丞相十一年  
和議成而克死矣

吳曦信王璘之孫節度榷之中子以祖任補右承奉  
郎淳熙五年換武德郎除中郎將後省言其太驟改  
武翼郎累遷高州刺史紹興元年榷卒起復濠州團  
練使慶元元年冬由建康軍馬都統制除知興州兼  
利西路安撫使四年憲聖園陵成以勞遷武寧軍承  
宣使六年光宗攢陵成遷太尉會韓侂胄謀開邊曦

潛畜異志因附侂胄求還蜀樞密何澹覺其意力沮  
之陳自強納曦厚賂陰贊侂胄遂命曦興州駐劄御  
前諸軍都統制兼知興州利州西路安撫使從政郎  
朱不棄上侂胄書謂曦不可主西師侂胄不報曦至  
鎮諧副都統制王大節罷之更不除副帥而兵權悉歸  
於曦開禧二年朝廷議出師詔曦爲四川宣撫副使  
仍知興州聽便宜行事自紹興末王人出總蜀賦移  
牒宣司勢均禮敵而侂胄以總計隸宣司副使得節  
制按劾而財賦之權又歸於曦未幾兼陝西河東招  
撫使曦與從弟覲及徐景望趙富米修之董鎮共爲

反謀陰遣客姚淮源獻關外階成和鳳四州于金求封爲蜀王侂胄日夜望曦進兵曦陽爲持重按兵河池不進潛爲金人地以困王師侂胄不之覺會正使程松至曦不庭參松不敢詰曦復多摘取松衛兵松亦不悟金人犯西和王喜魯翼招之戰方急曦傳令退保黑谷軍遂潰乃焚河池退壁青野原曦時已布腹心于金將士未之知猶力戰敵人竊笑之曦退壁魚關招集忠義厚賜以收衆心興元都統制毋思以重兵守大散關曦因檄嘉關之戍敵由版閘谷遶出思後思遁金遂陷大散關曦退屯置口舉人陳國飭投匭

上書言曦必叛侂胄不省十二月興州見兩日相摩金遣吳端持詔書金印至置口封曦蜀王曦密受之季好義敗金人於七方關曦不上其捷還興州是夜天赤如血光燭地如晝翌日曦召幕屬諭意謂東南失守專駕幸四明金宜從權濟事衆失色王翼楊駿之抗言曰如此則相公八十年忠孝門戶一朝掃地矣曦曰吾意已決即請甲仗庫集兵將官語故祿禧褚青王喜王大中等皆稱賀聽命曦北向受印遣徐景望爲四川轉運使褚青爲左右軍統制趨益呂欽總領所倉庫程松聞變棄興元去三年正月曦遣將利吉引

金兵入鳳州以四郡付之表鐵山為界曦乘黃屋差  
薰僭王位于興州即治所為行宮稱是月為元年使  
人告其伯母趙氏趙怒絕之叔母劉晝夜號泣罵不  
絕口曦扶出之族子傑為興元統制見偽檄色甚不  
平曦既僭位議行削髮左衽之令遣董鎮至成都治  
宮殿將徙居之曦所統軍七萬併程松軍三萬分隸  
十統帥遣祿禛房大勛戍萬州泛舟下嘉陵江聲言  
約金人夾攻襄陽禛尋至變遣兵扼巫山得勝羅護  
等若以遏王師侂冑曰曦反不知所為或勸不如因  
而封之侂冑納其說置一覲為曦諷宜收用蜀名士以

係民心於是陳咸自髡其髮史次秦塗其目楊震仲  
飲藥卒王翊家拱辰皆不受偽命楊脩年詹久中家  
大酉李道傳鄧性善楊泰之悉棄官去薛九齡謀舉  
義兵興州合江倉官楊巨源倡義討逆未有以發遂  
與隨軍轉運安丙共謀誅曦會李好義與兄好古李  
貴等皆有謀交相結納二月甲戌夜漏盡巨源好義  
首率勇敢七十人斧門以入李貴即曦室斬其首裂  
其尸丙分遣將士收其二子及叔父柄弟晫從弟覲  
賊黨姚淮源李珪郭仲米脩之郭澄等皆誅之時吳  
端猶臥後閣亦伏誅徐景望趙富吳曉董鎮郭榮祿



禧等皆在外遣人就誅之函曦首獻于朝詔曦妻子處死親昆弟除名勒停吳璘子孫並徙出蜀吳玠子孫免連坐通主璘祀曦敗時年四十六

列傳卷第二百二十四

列傳卷第二百三十五

宋史四百七十六

開府儀同三司上柱國鎮國軍節度使兼領修國史領經筵事都總裁臣脫等奉勅修

叛臣中

李全上

李全者濰州北海農家子同產兄弟三人全銳頭蓬蝨目權譎善下人以弓馬趨捷能運鐵槍時號李鐵槍初大元兵破中都金主竄汴賦歛益橫遺民保巖阻思亂於是劉二祖起泰安掠淄沂二祖死霍儀繼之彭義斌石珪夏全時青裴淵葛平楊德廣王顯忠等

附之楊安兒起掠莒密展徽王敏爲謀主母舅劉全爲帥汲君立王琳閻通董友張正中孫武正等附之餘寇蠱起大元兵至山東全母及其兄死焉全與仲兄福聚衆數千劉慶福國安用鄭衍德田四于洋洋弟潭等咸附之大元兵退金乃遣完顏霆爲山東行省黃摑爲經歷官將花帽軍三千討之敗安兒于闌頭滴水斷其南路安兒輕舸走即墨金人募其頭千金舟人斬以獻安兒無子從子友僞稱九大王不閑軍務安兒妹四娘子狡悍善騎射劉全收潰卒奉而統之稱曰姑姑衆尚萬餘掠食至磨旗山全以其衆

附楊氏通焉遂嫁之全合軍與霆戰又敗霆驍將張惠望見全躍馬赴之槍及全若有繫其馬足而止者全得收餘衆保東海劉全分軍駐峒上霍儀攻沂州不下霆自清河出徐州斬儀潰其衆彭義斌歸李全黃摑者即阿魯達霆即李二措賜姓完顏惠號賽張飛燕俠士也此數人者出沒島嶼寶貨山委而不得食相率食人有沈鐸者鎮江武鋒卒也亡命盜販山陽誘致米商斗米輒售數十倍知楚州應純之償以玉貨北人至者輒舍之又說純之以歸銅錢爲名弛度淮之禁來者莫可遏安兒之未敗也有意歸宋招禮

宋人定遠民季先者嘗爲大俠劉佑家廝養隨佑部  
綱客山陽安兒見而說之處以軍職安兒死先至山  
陽寅緣鐸得見純之道豪傑願附之意時江淮制置  
李珣淮東安撫崔與之皆令純之沿江增戍恐不能  
禦乃命先爲機察諭意羣豪敘復鐸爲武鋒軍副將  
辟楚州都監與高忠皎各集忠義民兵分二道攻金  
先遂以李全五千人附忠皎合兵攻尅海州糧援不  
繼退屯東海全分兵襲破莒州禽金守蒲察李家別  
將于洋克密州兄福克青州始授全武翼大夫京東  
副總管純之見北軍屢捷密聞于朝謂中原可復時

頻歲小稔朝野無事丞相史彌遠鑒開禧之事不明  
招納密勅珣及純之慰接之號忠義軍就聽節制於  
是有旨依武定軍生券例放錢糧萬五千人名忠義  
糧於是東海馬良高林宋德珍等萬人輻湊漣水鐸  
納之全與劉全俱起羨心焉嘉定十一年五月己丑  
全軍至漣水邀先白事楚城取器甲金穀議再攻海  
州純之厚勞全金玉器用及其下有差六月全圍海  
城金經略阿不罕納不剌等固守不下七月合鄆單  
邳徐兵來援全與戰于高橋不勝退守石秋分兵襲  
密州禽黃榷械至楚城是秋徙屯淮陰之龜山十二

年山東來歸者不止權楚州梁丙無以贍先懇丙請  
預借兩月然後帥所部五千并良等萬人往密州就  
食不許請速遣全代領其衆又不許丙以石珪權軍  
務珪乃奪運糧之舟二月庚辰率衆二萬度淮大掠  
丙調王顯臣高友趙邦永以兵逆之至南度門顯臣  
敗友邦永遇珪下馬與作山東語皆不復戰丙窘乃  
遣全出諭之時金人圍淮西急馬司都統李慶宗戍  
濠出戰喪騎三千珪及張春皆有亾失帥司調全與  
先珪軍援盱眙全亦欲自試親往東海點軍赴之癸  
亥遇金人于嘉山戰小捷三月先軍進駐天長全進

駐盱眙鼎立以待金人乙酉全至渦口值金將乞石  
烈牙吾答名盧鼓槌者將濟全與其將鹿仙掩之金  
兵溺淮者數千俘獲甚衆壬辰與阿海戰于化陂湖  
大捷殺金數將得其金牌追至曹家莊而還三圍俱  
解全喪失亦衆阿海者金所謂四駙馬也全進達州  
刺史妻楊氏封令人六月金元帥張林以青莒密登  
萊濰淄濱棣寧海濟南十二州來歸始林心存宋及  
擱敗意決而未能達會全還濰州上冢揣知林意乃  
薄兵青州城下陳說國家威德勸林早附林恐全誘  
已猶豫未納全約挺身入城惟數人從林乃開門納

之相見甚歡謂得所托置酒結爲兄弟全旣得林要  
領附表奉十二州板籍以歸表辭有云舉諸七十城  
之全齊歸我三百年之舊王表馮垕所作也秋授林  
武翼大夫京東安撫兼總管其餘授官有差進全廣  
州觀察使京東總管劉慶福彭義斌皆爲統制增放  
二萬人錢糧徙屯楚州先是制置使賈涉以朝命督  
戰許殺金太子者賞節度使殺親王承宣使殺駙馬  
觀察使全致所得金牌于涉云殺四駙馬所獲者涉  
上于朝乞如約賞之故全有是受而四駙馬實不死  
也十一月大雨雪淮水合全請于制府曰每恨泗州

阻水今如平地矣請取東西城自效制府遣就盱眙  
劉璋議璋集諸將燕全時青夏全咸願以長槍三千  
人從夜半渡淮潛向泗之東城將踏濠水傅城下掩  
金人不備俄城上荻炬數百齊舉遙謂曰賊李三汝  
欲偷城耶天黑故以火燭之全知有備引去十三年  
趙拱以朝命諭京東過青崖峒嚴實求內附拱與定  
約奉實欵至山陽舉魏博恩德懷衛開相九州來歸  
涉再遣拱往諭配兵二千全亦請往涉不能止乃帥  
楚州及盱眙忠義萬餘人以行拱說全曰將軍提兵  
度河不用而歸非示武也今乘勢取東平可乎於是

全合林軍得數萬襲東平之城南金叅政蒙古剛帥  
衆守東平全以三千人金銀甲赤幟遶濠躍馬索戰  
時大暑全見城阻水矢石不能及乃與林夾汶水而  
砦中通浮梁來往一夕汶水溢漂大木斷浮梁全首  
尾幾絕蓋金人堰汶水而決之也詰旦金騎兵三百  
奄至全欣然上馬帥帳前所有騎赴之殺數人奪其  
馬逐北抵山谷上有龍虎上將軍者貫銀甲揮長槊  
盛兵以出旁有肅旗女將馳槍突鬪會諸將至拔全  
以出乃退保長清縣精銳喪失大半統制陳孝忠死  
馬休兵還青州全所携鎮江軍五百人多怨憤全乃

分隸拱使先歸而以餘衆道滄州假塩利以慰贍之  
龍虎上將軍者東平副帥幹不搭女將者劉節使女  
也全至楚州屬召先赴行在全自渦口之捷有輕諾  
將心獨先嘗策戰勛威望不下已患之乃陰結制帥  
所任吏莫凱使譖先先卒全喜而心益貳泚乘先死  
欲收其軍輟統制陳選往漣水以總之先黨裴淵宋  
德珎孫武正及王義深張山張友拒而不受潛迎石  
珪于盱眙奉爲統帥珪道楚城涉不知覺及選還涉  
耻之乃謀分珪軍爲六請于朝出脩武京東路鈐轄  
印告各六授淵等使之分統謂可散其縱淵等陽受

命涉即聞于朝謂六人已順從珪無能爲矣其後有  
教令皆不納然後知淵等猶主珪涉恐其全結府吏  
伺知之乃見涉請討珪涉未有處議者請以全軍布  
南度門移淮陰戰艦陳于淮岸以示珪有備然後命  
一將招珪軍來者增錢糧不至罷支衆心一散珪黨  
自離涉用其策珪技果窮珪素通好於大元至是殺  
淵而挾武正德珍與其謀主孟導歸大元漣水軍未  
有所屬全求併將之客有請以附淮將者曰使南將  
主北軍則淮楚爲一涉然之且曰先在時有三千虛  
籍今當遣明亮覈實因可省費全聞之即獻計曰全

若朝將此軍夕與覈除虛籍因畢辭獻珍具以自結  
涉不能卻遂以付全翼日復命曰初謂有虛額昨夕  
細點萬五千人之外尚溢十數名涉始悟全見給他  
日議更遣幕屬點之吏亟報全全忽狀白涉昨夕三  
鼓漣水告警云金人萬餘在邳州全思漣水去邳咫  
尺既無險阻城壁復弊一被攻劫則直臨淮面罪在  
全矣深夜不敢驚制使已調七千人迎敵矣涉知全  
詐因寢點軍之議全又白制府請于朝以劉全為總  
管駐揚州分數千兵從之而將其衆十一月丁未全  
遊金山作佛事以薦國殤知鎮江府喬行簡方舟

逆之大合樂以饗之總領程覃迭為主禮務誇北人以繁盛全請所狎娼輩不與全歸語其徒曰江南佳麗無比須與若等一到始造舳舻舟謀爭舟楫之利焉十四年正月金人將南來全請於涉欲與劉瑋共圖泗州以伐其謀涉許之全兵至盱眙度淮攻尅泗州之西城入城布守瑋徙盱眙芻粟以實之防城之具俱撤以往為必守之計未幾盧鼓槌來取西城全盛兵出戰大敗統制賴興死全閉城自守明日復戰不勝全遁歸資糧器械悉以委敵金人既陷蘄州扈丹興趙范及其弟葵邀擊于天長全隨行襲金人後

謁而賀曰二監軍已立大功乞以餘寇付全追之然全追之不甚力亦以是進承宣使十五年二月瑋再取西城盧鼓槌背城力戰戒惠必獲全不獲則斬惠數嘗敗全于山東而不能獲每歎曰天假此賊事未可量及聞盧鼓槌言自度進未必獲退復受戮即陳躍馬奔全壁棄所執兵請降全掖而起之相與歡甚不數日惠戲下數千人皆潛至全與惠歸請于制置司官之令自總一軍膠西當登寧海之衝百貨輻湊全使其兄福守之為窟宅計時互市始通北人尤重南貨價增十倍全誘商人至山陽以舟浮其貨而中



分之自淮轉海達于膠西福又具車輦之而稅其半  
然後從聽往諸郡貿易車夫皆督辦於林林不能堪  
林財計仰六鹽場福恃其弟有大造于林又欲分其  
半林許福恣取鹽而不分場福怒曰若背恩耶待與  
都統提兵取若頭爾林懼愬于制置司涉密召林戲  
下問之福伏兵于途以伺林覺不追於是李馬兒說  
林歸大元福狼狽走楚州冬加全招信軍節度林猶  
遺涉書詆全明已非叛涉以咎全全請為朝廷取之乃  
提師駐海州以迫林涉間道遣黠胥王翊閻瓊勞林  
林泣涕道其故翊歸全使人殺諸塗全攻林急林

全遂入青州十六年二月涉勸農出郊暮歸入門忠  
義軍遮道涉使人語楊氏楊氏馳出門佯怒忠義而  
揮之道開涉乃入城自是以疾求去甚力五月被召  
卒秋全新置忠義軍籍初涉屯鎮江副司八千人于  
城中翟朝宗統之分帳前忠義萬人屯五千城西趙  
邦永高友統之屯五千淮陰王暉及于潭統之所以  
制北軍也全輕鎮江兵且以利啗其統制陳選及趙  
興使不為已患唯忌帳前忠義乃數稱高友等勇遇  
出軍必請以自隨涉不許全每燕戲下并召涉帳前  
將校帳前亦願隸焉然未能合也及丘壽邁攝帥事

全忽請曰忠義烏合尺籍鹵莽莫若別置新籍一納諸朝一申制閩一留全所庶功過有攷請給無弊壽邁善而諾之全乃合帳前忠義悉籍之盡統其軍時人莫悟十一月許國自武階換朝議大夫淮東安撫制置使命下聞者驚異先是國奉祠家食數言全必反欲傾涉而代之會召國奏事國疏全姦謀甚深反狀已著非有豪傑不能消弭蓋自鬻也至是喬行簡爲吏部侍郎上疏論國望輕不宜帥淮不報山陽參幕徐晞稷雅意開闢及聞國用晞稷闕望乃騰國奏注釋以寄全全得報不樂是冬大元將李二措及邳州

守致書海州欲附宋全戲下周岳得之即以報全全喜遣王喜兒以兵二千應接而已繼之二措納喜兒而囚之全兵欲攻邳四面阻水二措積勁弩備之全不得進合兵索戰全敗欲還楚州會濱棣有亂乃引兵趨山東十七年正月國之鎮楊氏郊迂國辭不見楊氏慚以歸國旣視事痛抑北軍有與南軍競者無曲直偏坐之犒賚十裁七八全自山東致書于國國誇於衆曰全仰我養育我略示威即奔走不暇矣全固留青州國不能致四月全遣小吏致書國喜曲加勞節即日真補承信郎冀結其心小吏曰小吏奉

書而遽得命諸將校謂何不受歸語其徒以爲笑國  
見全無來期數致厚餽邀全議事會劉慶福亦使人  
覘國意向國左右知之語覘者曰制置無害汝等意  
慶福以報全全集將校曰我不叅制閫則曲在我今  
不計生死必往見八月全上謁賓贊戒全曰節使當  
庭趨制使必免禮及庭趨國端坐納全拜不爲止全  
退怒曰庭參亦常禮全歸本朝拜人多矣但恨汝非  
文臣本與我等汝向以淮西都統謁賈制帥亦免汝  
拜汝有何勛業一旦位我上使不相假借耶全赤心  
報朝廷不反也國繼設盛會宴全遺勞加厚全忠不

樂國之客章夢先主幕議慶福謁見夢先責客將令  
隔簾貌喏慶福不能堪國以名馬十餘噉遺全不受  
國固遣全俟其充斥階庭伺候移時而復卻之如是  
者半月卒不受全欲往青州懼國苛留自計曰彼所  
爭者拜也拜而得志吾何愛焉更折節爲禮因會席  
間出劄白事國見其細故判從之全即席再拜謝自  
是動息必請得請必拜國大喜語家人曰吾折伏此  
虜矣義斌求趙邦來來山東全爲白之國諾邦永乘  
間告國曰邦求苦去制使誰與處國曰我自能兵爾  
毋過慮邦求泣而辭之全遂往青州十一月國集兩

淮馬步軍十三萬入闕楚城之外以挫北人之心楊  
氏及軍校留者恐其圖已內自爲備寶慶元年湖州  
人潘甫與其從弟丙壬起兵密告全黨于山陽全黨  
欲坐致成敗然其謀而不助之力甫歸陰勸部曲及  
聚販鹽盜至千餘結束如北軍率衆揚言自山陽來  
擁立濟王事兄竑傳特全圖國之意已決遣慶福還  
楚城使爲亂或教揚氏畜一妾男子間指謂人曰此  
宗室也至語部僚曰會令汝爲朝士濟約盱眙四軍  
相應忠義統領王文信有衆八百涉徙刺揚州強勇  
軍國之聚兵大閱文信在焉慶福與謀令歸襲揚州

別遣將劫寶應事濟即揮衆度江盱眙四將不從於  
是慶福等謀中輟止欲快意於許國焉計議官苟夢  
玉知之以告國國曰但使反反即殺我豈文儒不知  
兵耶夢玉懼禍及已求檄往盱眙復告慶福曰制帥  
欲圖汝兩爲自結之計乙卯國晨起莅事忽露刃充  
庭客駭走國厲聲曰不得無禮矢已及顙流血蔽面  
國走亂兵悉害其家人縱火焚官寺兩司積蓄盡入  
賊親兵數十人翼國登城樓縋城走伏道堂中宿焉  
時四明人姚狎通判青州全豫令還山陽及連水而  
復止之至是擁狎入城與通判宋恭喝犒南北軍使

歸營是日慶福首殺夢光以報貌喏之辱戒諸軍毋  
害苟夢玉家護以五十兵初國倚揚州強勇軍統制  
彭興及淮西親兵將趙社朱虎等爲腹心至是首降  
賊且助爲亂惟丁勝張世雄沈興杜靖毗富道不屈  
或與賊巷戰與手殺賊將馬良賊黨得志更相賀獨  
張正忠歎曰若曹不識事體朝廷豈置汝耶王文信  
復獻計慶福曰我僞作重傷提本部軍歸揚州揚守  
必不疑我生縛守以其城獻慶福喜夜飲而遣之丙  
辰許國縊于途丁巳文信將至揚州其徒有亡入城  
告變者時揚之兵皆在楚知州兼提點刑獄汪統會

周官議鈐轄趙拱曰若不納則文信必曰我歸營何  
故見拒將借是以魚肉城外之民拱素善文信請說  
止其兵而以單騎入俟入城而殺之然後撫其兵領  
往盱眙分隸張范戲下統喜遣之遇文信于十里頭  
置酒相勞苦文信僞爲裹創狀拱曰忠義反楚州揚  
州人見忠義暮歸豈不相疑不若暫駐兵城外然後  
同見提刑提刑急欲知楚州事也文信不疑聯騎入  
城坐客次拱先入勸統收戮之統躊躇不敢發劉全  
知其謀帥甲士突入郡堂厲聲曰王統領好人提刑  
不必疑請出受參統不得已出而擒之劉全以兵翼

之出館其家詰旦統未有處拱又請引文信出城與  
議回屯楚州文信知事泄拱就出劉全亦請從至平  
山堂文信責拱賣已欲殺之拱曰爾謀如此三城人  
命何辜我已存三城人身死無憾然我死汝八百家  
老幼在城豈得生耶文信及其衆動色文信劉全遂  
還楚州時盱眙總管夏全聞山陽得志亦懷異圖劉  
瑋厚賂之乃止及文信亂瑋懼夏全復動乃使卞整  
將兵三千視之使不敢動整以邀文信為辭引兵還  
揚州因偽言盱眙失守卞整為亂於是揚州復震城  
門晝閉彌遠懼激他變欲姑事涵忍而後圖之謀帥

莫可以徐晞稷嘗倖楚州守海州得全歡心晞稷亦  
勇往乃授淮東制置使令屈意撫全時慶福以事濟  
報全全又牒義斌等曰許國謀反已伏誅矣爾軍並  
聽我節制義斌得牒大罵曰逆賊背國厚恩擅殺制  
使此事皆因我起我必報此讐呼趙邦永曰趙二汝  
南人正須爾明此事乃斬齋牒人南向告天誓衆見  
者憤激全自青州至楚城佯責慶福不能彈壓致忠義  
之閔斬數人請待罪朝廷未之詰趙范時知揚州無  
提點刑獄得制置印于潰卒中以授晞稷全遣騎逆  
晞稷已卯晞稷入楚城劉全躍馬登郡廳晞稷迎之

全及門下馬拜庭下晞稷降等止之賊衆乃悅四月  
番壬變姓名至楚州將度淮而北小校明亮獲之械  
送行在伏誅甲午時青使人僞爲金兵道邳州出漣  
水奪全田租而伏騎八百翼旦全引二百騎慶淮與  
鬪伏發全敗圍之慶福以兵往援全鎚與慶福俱重  
傷歸楚州丁勝張世雄欲乘全敗舉兵追北軍晞稷  
止之全後知其謀對晞稷詰之二人不爲屈然懼禍  
及已晞稷乃潛授世雄勝軍統制教使逃而陽索之  
北軍追世雄世雄且戰且走得達揚州晞稷初至楚  
緩急相濟如囚趙社逐朱虎賊尚知畏屢令全還戰

馬軍器于制司全唯唯退招姚狎及將校飲酒酣全  
曰制司追我戰馬軍器若何忽有將校曰當時忠義  
只百十人其他軍皆南軍乘勢將帶若潰將何以還  
一人曰制司必欲追之不若有官者棄官無官者歸  
山東爲百姓一人抵掌憤然使全反全陽罵之狎以  
告晞稷翼日全見晞稷求納官晞稷撫之而去自是  
不復誰何其後至以恩府稱全恩堂稱楊氏而手足  
倒置矣軍器庫止餘槍干數十全復取去全欲戰艦  
晞稷使擇二艘全移出淮河使軍習之初楚城之將  
亂也有吏竊許國書篋二以獻慶福皆機事慶福賞

盜篋者五百千不之闕全始發緘使家僮讀之有廟堂遺國書令圖全者全大怒又有苟夢玉書卽以慶福謀告國者全始惡夢玉反覆夢玉知之時已被堂召亟辭全如京已卯全餽餞夢玉如平時潛殮諸十里之郊復出榜捕害夢玉者全往青州五月丁卯全取東平不克戊寅劉全以券易制司錢不如欲復謀亂楊氏出二千緡解之乃止全引兵攻恩州明日義斌出兵與全鬪全敗義斌以千五百騎追之獲馬二千匹皆楊州強勇軍馬也慶福往救又敗全退保山崗抽山陽忠義以北楊氏及劉全皆欲親赴之會全

遣人求晞稷書與義斌連和乃止義斌納全降兵兵勢大振進攻真定降金將武仙衆至數十萬致書沿江制置使趙善湘曰不誅逆全恢復不成但能遣兵扼淮進據漣海以蹙之斷其南路如此賊者或生禽或斬首惟朝廷所命賊平之後收復一京三府然後義斌戰河北盱眙諸將襄陽騎士戰河南神州可復也時四總管亦各遣計議官致書乞助討賊范亦以爲言不報全貽書制置司誣義斌叛晞稷繳達之時朝廷知義斌之功憚全未欲行賞未幾義斌俟命不至拓地而北與大元兵戰于內黃之五馬山大元兵說



之降義斌厲聲曰我大宋臣且河北山東皆宋民義豈爲他臣屬耶遂死之戲下王義深等復歸全全使人說時青附已餽金五百兩青見義斌死乃附全自移屯淮陰全招青入城飲折俎銅券二千他餽稱是恩徧麾下人人喜悅晞稷宴青全餽折俎如前全將往山東以南軍七百從官犒鐵錢券人五千全犒銅錢三倍許携南貨免稅於是請行者不已得千人以俱晞稷又以千八百人繼之二年春趙范奉祠林珙知楊州權提點刑獄全北剽山東南假宋以疑大元且仰食會金與大元爭大名全得往來經理三月內

長朔大元兵攻青州全大小百戰終不利嬰城自守大元築長圍夜布狗砮糧援路絕全遣小校周興祖繼城雜糶米者走楚州發援兵終不能支全與福謀福曰二人俱死無益也汝身係南北輕重我當死守孤城汝聞道南歸提兵赴援可尋生路全曰數十萬勅敵未易支也全朝出則城夕陷不如兄歸於是全止而福行朝廷初以力未能討故用晞稷調護及傳全被圍稍欲圖賊晞稷畏懦幸全未歸以苟歲月朝廷方謀易帥劉瑋又在盱眙雅意見聞又見賊勢稍孤意功名可立使鎮江副都統彭牂延譽京師自謂

素撫鎮江三萬人足用且得四總管歡心討賊有餘力朝廷信之恇亦垂涎代瑋從史充力九月以瑋知楚州兼淮東制置使恇代知盱眙晞稷不知也乙亥晞稷以戶部侍郎召未幾出知袁州十一月壬子朔瑋至楚州心知不能制馭四總管惟以鎮江兵自隨時青在淮陰瑋怒其移屯叛已不忍也夏全請從瑋素畏全校亦俾留盱眙恇自揣資望視瑋更淺曰瑋之止夏全是欲遺患盱眙也瑋猶憚夏全我何能用乃激夏全曰楚城賊黨不滿三千健將又在山東劉制使圖之收功在旦夕太尉曷不往赴事會何端坐為夏全欣然領兵徑入楚城青亦自淮陰復移屯城內瑋且駭且恐勢不容卻復就二人謀焉時傳全已死福欲分兵赴援兵少卒不往甲子瑋令夏全盛陳兵楚城賊黨震恐楊氏遣人賂夏全求緩師乃止

列傳卷第二百三十五

列傳卷第二百二十六 宋史四百七十七

開府儀同三司柱國錄軍國軍事前書丞相兼樞密使領經筵事都總裁院院等奉

勅修

叛臣下

李全下

寶慶三年二月楊氏使人行成于夏全曰將軍非山東歸附耶狐死兔泣李氏滅夏氏寧獨存願將軍垂盼全諾楊氏盛飾出迎與按行營壘曰人傳三哥死吾一婦人安能自立便當事太尉為天子女玉帛干戈倉廩皆太尉有望即領此誠無多言也夏全心動

乃置酒歡甚飲酣就寢如歸轉仇爲好更與福謀逐  
瑋矣辛卯夏全令賊黨圍州治焚官民舍殺守藏吏  
取貨物時瑋精兵尚萬餘窘束不能發一令太息而  
已夜半縋城僅以身免鎮江軍與賊戰死者大半將  
校多死器甲錢粟悉爲賊有瑋步至揚州借州兵自  
衛猶劄揚州造旗幟林拱繳奏于朝聞者大笑夏全  
旣逐瑋暮歸楊氏拒之意楊氏反目圖已明日大掠  
趨盱眙欲爲亂張惠范成進閉門不得入翱翔淮上  
惠成進出兵欲勦之夏全狼狽歸金金人納之是舉  
也張正忠不從亂經妻女于庭并已自焚報至中外

大恐劉瑋自劾未幾死初姚翀從賈涉辟楚州推官  
全喜其附已爲引重當路得改秩全請以通判青州  
國之死全借翀撫定以誑衆以功入朝三月以翀爲  
軍器少監知楚州兼制置翀辟鄭子恭杜耒等爲幕  
客留母及其子于京買二妾以行至城東艤舟以治  
事間入城見楊氏用晞稷故事而禮過之楊許翀入  
城乃入寄治僧寺極意娛之時全在圍一年食牛馬  
及人且盡將自食其軍初軍民數十萬至是餘數千  
矣四月辛亥全欲歸于大元懼衆異議乃焚香南向  
再拜欲自經而使鄭衍德田四救之曰譬如爲衣有

身愁無袖耶今北歸蒙古未必非福全從之乃約降  
大元大元兵入青州承制授全山東行省慶福在山  
陽自知已爲厲階懷不自安欲圖福以自贖福知之  
亦謀去慶福二人互相猜貳不相見福僞病旬餘諸  
將問疾慶福不往張甫者素厚慶福懼福疑已乃勸  
慶福往後慶福約甫同往及寢遙見福臥不解衣心  
恐不得已至床前見床頭鞘刀慶福口問疾而手按  
鞘懼福先發福疑慶福就刀見害乃躍起拔刀傷慶  
福慶福徒手不支甫救之左右羣起殺慶福及甫甫  
本金元帥封高陽公最善馭衆金亡河北甫據雄霸

清莫河間信安不下信安出白溝距燕二百里而阻巨  
灤大元兵不能涉甫每潛師窺伺大元將俚砦奴屢  
欲滅甫以取雄霸驍將窩羅虎者歸甫甫納之其後  
窩羅虎遁去且竊甫千里馬以獻俚砦奴砦奴喜  
待遇益厚嘗會飲燕京之大悲閣窩羅虎醉俚砦奴  
而推使投閣幾斃焉窩羅虎乃佯醉下樓復乘所獻  
馬以歸甫追者莫及人始服甫之用間焉其後歸全  
福以慶福頭納鞏鞏大喜采曰慶福首禍一世姦雄  
今頭落措大手耶飛報于朝遣子恭繼奏捷瑋之敗  
儲積掃地綱運不續賊黨籍籍謂福所致福數見鞏

及僉幕促之皆謝以朝廷撥降未下福曰朝廷若不  
養忠義則不必建閫開幕今建閫開幕如故獨不支  
忠義錢糧是欲立制閫以困忠義也六月福乘衆怒  
與楊氏謀召翀飲翀至而楊氏不出就坐賓次左右  
散去福與翀命召諸幕客以楊氏命召翀二妾諸幕  
客知有變不得已往來朝服至八字橋福兵腰戮之  
未南望再拜就斃二妾之入翀及見之福兵欲害翀  
鄭衍德救之得免去須鬢絕城西夜走徒步歸明州  
未幾死朝廷以淮亂相仍遣帥必斃莫肯往來始欲  
輕淮而重江楚州不復建閫就以翀楊紹雲無制置

改楚州名淮安軍命通判張國明權守視之若羈縻  
州然賊徒黨塞南門開北門支邑民田皆以少價抑  
買之自收賦以贍軍錢糧不繼如故賊將國安用閫  
通歎曰我曹米外日受銅錢二百楚州物賤可以樂  
生而劉慶福為不善怨仇相尋使我曹無所衣食張  
林邢德亦謂嘗受宋恩中遭全閫隙今歸于此豈可  
不與朝廷立事王義深亦嘗遭全屈辱且謂我本賈  
帥帳前人與彭安撫舉義不成而歸五人相謂曰朝  
廷不降錢糧為有反者未除耳乃共議殺福及楊氏  
以獻於是衆帥兵趨楊氏家福出德手刃之相屠者

數百人有郭統制者殺全次子通殺一婦人以為楊氏函其首并福首馳獻于紹雲紹雲驛送京師傾朝甚喜檄彭托張惠范成進時青併兵往楚州便宜盡戮餘黨未幾傳楊氏故無恙婦人頭乃全次妻劉氏也托輕僮每供四總管弄戲得檄不敢自決力遜惠成進二人即提兵入楚城與林等五人歡宴議分北軍為五使五人分掌之每軍無過十人一屯南度門一屯平河橋一屯北神鎮城中城西各一在山東人老幼並絕錢糧出淮陰戰鑑陳淮岸以斷全歸路請制府及朝廷處之廟議謂青望重惟聽青區畫省檄

之下不及惠成進青亦恐禍及密遣人報全于青州遷延不決惠等歸盱眙賊黨復振紹雲赴樞密稟議淮東總領岳珂攝制府事惠成進既歸錢糧缺乏密約降金盧鼓搥許之時鎮江軍及滁州虎兒軍在盱眙者尚衆二人給托曰南北軍易致激變宜令軍人出入無得帶刃又勸早發虎兒軍折洗托從之二人每宴托必徧迨皂隸托皆不悟方感其拒夏全之功轉兩軍官資二人同戲下合辭曰不願得官欲得錢糧八月辛酉惠成進燕托托左右知有謀多不往托往如平時酒半縛托托從者無寸鐵且醉皆就縛卽

日渡淮輸款以盱眙附盧鼓棹于泗州金兵至開門  
接之諸軍不戰皆降於是塞南門開北門導淮水以  
通泗之東西域焉盧鼓棹與惠釋憾連媼金官惠有  
加俾專制河南以拒大元自是金人窺淮東益急朝  
廷調京湖制置司兵萬人屯青平山以備全全得青  
報慟哭力告大元大將求南歸不許斷一指示歸南  
必畔許之承制授山東淮南行省得專制山東而歲  
獻金幣十月丙辰全與大元張宣差并通事數人至  
楚州服大元衣冠文移紀甲子而無號義深走金安  
用殺林德自贖丁巳全邀青及張國明于淮陰國明

辭疾青父子同至全推殺其子者郭統制斬之又收  
田成瑤田之昂李英等八人下獄云非朝廷殺我妻  
子吾惟問汝李英全腹心狡而密與李平皆山東胥  
吏全之乍逆乍順二人所教也平又數致全書至廟  
堂以覘朝廷青繳所授檄於全曰我素推尊相公豈  
肯爲此全亦惡青反覆辛酉與登城南樓飲殺青馳  
騎往給青妻言青病見與禱禳青妻至盡殺之遂併  
青軍擢小校胡義爲將徙其半于漣海紹定元年春  
全厚募人爲兵不限南北宋軍多亡應之天長民保  
衆爲十六砦比歲失業官振之不能繼壯者皆就募



射陽湖浮居數萬家家有兵仗侵掠不可制其豪周安民谷汝礪王十五長之亦蠶結水砦以觀成敗翟朝宗知揚州權制置全厚賞捕趙邦永邦永乃變名必勝全知東南利舟師謀習水戰米商至悉併舟糴之留其柁工一以教十又遣人泛江湖市桐油粘筏厚募南匠大治舳舻船自淮及海相望於是善湘禁桐油粘筏下江嚴甚朝宗市粘木往揚州善湘亦聞于朝請以松木易留之全不得已代以榆板舟成多重滯六月試舟射陽湖善湘恐其乘便擣通泰亟牒海州求通泰入湖之路七月壬辰全使衍德提兵三

萬如海州乙未全及楊氏大閱戰艦于海洋八月全趨青州為嚴實及石小哥邀擊敗走小哥珪子也遂奪青崖崗據之九月全歸海州治舟益急驅諸崗人習水十一月全至楚州全山東經理未定而歲貢于大元者不缺故外恭順于宋以就錢糧往往留貨輸大元宋得少寬北顧之憂遣餉不輟全縱遊說于朝不若復建山陽制置司全又與金合縱約以盱眙與之金亦遣靳經歷者聘全皆不遂二年四月全以糧少為詞遣海舟自蘇州洋入平江嘉興告糴實欲習海道覘畿甸也六月全資淮安牛馬贖趙五嘯合亡命雜

北軍分往盱眙略牛馬九月全往漣海視戰艦陽言  
歸東平葬方士許先生未幾還管燕張國明等忽曰  
我乃不忠不孝之人衆曰節使何為有是言也全曰  
糜費朝廷錢糧至多乃殺許制置不忠我兄被人殺  
不能報復不孝二月二十五日事吾之罪也十一月  
十三日事誰之罪耶蓋指瑋與夏全也全密遣軍掠  
高郵寶應天長之間知高郵軍葉秀發遣宗雄武領  
民兵捍禦為賊所敗三年二月壬寅御前軍器庫火  
得縱火者楚州軍穆椿也全欲銷宋兵備故使椿行  
且伏姦于外謀入為亂以不得入而止於是先朝兵

甲盡喪椿臨刑笑曰事濟矣全欲先據揚州以渡江  
分兵徇通泰以趨海諸將皆曰通泰鹽場在焉莫若  
先取為家計且使朝廷失鹽利全欲朝廷不為備且  
雖反而難遽絕錢糧乃挾大元李宋二宣差恫疑虛  
喝而使國明達諸朝而大元實未嘗資全兵有識李  
宣差者曰此青州賣藥人也七月召國明稟議全以  
寶玉資其行賓從所過揚言李相公英略絕倫其射  
五百步朝廷莫若裂地王之與增錢糧使當邊境編  
餽要津求主其說既見廟堂以百口保全不叛八月  
全將閱舟師風不順焚香禱曰使全有天命當反風

語畢風反大閱數日會全糴麥舟過鹽城縣朝宗嗾尉兵奪之全怒以捕盜為名庚午水陸數萬徑擣鹽城戍將陳益樓強皆遁全入城據之知縣陳遇踰城走公私鹽債皆沒於全朝宗倉皇遣幹官王節入鹽城懇全退師又遣吏曾玠李易入山陽求楊氏裏言之助皆不答朝宗乃遣卞整領兵扼境全留鄭祥董友守鹽城提兵往楚整與遇麾軍道左擊赫聲諾全言于朝稱遣兵捕盜過鹽城令自棄城遁去慮軍民驚擾未免入城安衆乃加全兩鎮節令釋兵命制置司幹官耶律均往諭之全曰朝廷待我如小兒啼則

與果不受朝廷為罷朝宗謀再用紹雲紹雲辭以官卑不能制命鄭損損辭通判揚州趙璫夫暫攝事全造舟益急至發冢取粘板鍊鐵錢為釘鞠熬人脂擣油灰列炬繼晷招沿海亡命為水手又給璫夫以大元為詞邀增五千人錢糧求誓書鐵券朝廷猶遣餉不絕全得米即自轉輸淮海入鹽城以贍其衆他軍士見者曰朝廷惟恐賊不飽我曹何力殺賊射陽湖人至有養北賊戕淮民之語聞者太息王十五附全全又遣人以金牌誘脅周安民等造浮梁于諭口以便鹽城來往又開馬擺港壽河引淮船入湖為攻撓水砦

計復言於制置司云全復歸三年淮甸寧息雖荷大丞相力主安靖之說深有覆護之恩柰何趙制置岳總管二趙兄弟人自為政使全難處全欲決定去就親往鹽城存劄若有疾全者疑全者如趙知府之輩便可提兵決戰如能滅全高官重祿任彼取之倘不能滅方表全心善湘見之甚憤范亦請調兵時彌遠多在告執政無可否舉朝率謂大丞相老於經綸豈不善處獨叅知政事鄭清之深憂之密與樞密表韶尚書范楷議二人所見合清之乃約韶見帝韶歷言全狀帝有憂色清之即力贊討全帝意決清之退以

帝意告彌遠彌遠意亦決乙巳金字牌進善湘煥章閣學士江淮制置大使范直徽猷閣知揚州淮東安撫副使葵直寶章閣淮東提點刑獄兼知滁州俱節制軍馬全子才軍器監簿制置司叅議官下詔曰君臣天地之常經刑賞軍國之大枋順斯柔撫逆則誅夷惟我朝廷兼愛南北念山東之歸附即淮甸以綏來視爾遺黎本吾赤子故給資糧而脫之餓殍賜爵秩而示以寵榮坐而食者踰十年惠而養之如一日此更生之恩也何負汝而反耶蠢茲李全儕於異類蜂屯蟻聚初無橫草之功人面獸心曷勝擢髮之罪

繆為恭順公肆陸梁因餽餉之富以嘯集僞徒挾品位  
之崇以脅制官吏凌蔑帥閫殺逐邊臣虔劉我民輸  
掠其衆狐假威以為畏已犬吠主旁若無人姑務包  
舍愈滋猖獗遽效攘於鹽邑繼掩襲於海陵用怨酬  
恩稔惡恣暴為封豕以海食貪婪無厭怒螳螂而當  
車滅亡可待故神人之共憤豈覆載之所容舍是弗  
圖孰不可忍李全可削奪官爵停給錢糧勅江淮制  
臣整諸軍而討伐因朝野僉議堅一意以勦除蔽自  
朕心誕行天罰肆予衆士久銜激憤之懷暨爾邊氓  
期洗沈寃之痛益勉思於奮厲以共赴於功名死自

脅從舉宜效順當察情而宥過庸加惠以褒忠爰飭  
邦條式孚羣聽應擒斬到全者賞節度使錢二十萬  
銀絹二萬匹同謀人次第擢賞能取奪見占城壁者  
州除防禦使縣除團練使將佐官兵以次推賞逆  
全頭目兵卒皆我遺黎豈甘從叛諒由劫制必非本  
心所宜去逆來降並與原罪若能立功效者更加異  
賞鄭衍德國安用雖與逆全管兵然屢效忠款乃心  
本朝馮埒于世珣雖為逆全信用然俱通古今宜曉  
逆順如率衆來降當加擢用四方士人流落淮甸一  
時陷賊實非本心如能相率來歸當與赦罪海州漣

水軍東海縣等處有為逆全守城壁者舉城來降當各推恩時青以忠守境屢立駿功彭義斌以忠拓境大展皇略亦為逆全謀害俱加贈典追封立廟噫以威報虐既有辭於苗民惟斷乃成斯克平於淮蔡布告中外咸使聞知詔詞清之所代也促荆襄淮西諸軍赴援壬子全兵突至灣頭璪夫恐欲走副都統丁勝劫闔者止之全攻城南門都統趙勝自堡砦提勁弩赴大城注射全稍退全遣劉全奄至堡砦西城下欲奪之以瞰大城先是趙勝屯西城見濠淺每曰設有寇至未闔大城先襲堡砦何可不備盛暑中督軍

浚濠人皆苦之翟朝宗亦以為笑既浚勝決新塘水注焉及是劉全不能進勝又浚市河人尤謂不急全至勝開水門納賈舟千餘艘活者數千人糧貨不與焉時朝廷雖下詔討全而猶有內圖戰守外用調停之說是日璪夫得彌遠書許增萬五千人糧勸全歸楚州璪夫亟遣劉易卽全壘授全全笑曰丞相勸我歸丁都統與我戰非相給耶擲書不受惟留省劄璪夫始知全給已亟發牌印迂范癸丑全塞泰州城濠于邦傑宗雄武通全戒守者無得發矢俟薄城而虜之全得距堙宋濟恐令縣尉某如全壘全以增糧省

檄示之尉復出獻錢二百萬以降乙卯邦傑雄武開  
門導全濟師僚吏出迎全入坐郡治濟發帑出所獻  
錢全曰獻者獻汝私藏耶若泰州府庫則我固有何  
假汝獻爲乃舍濟僉判廳入郡堂盡收子女貨幣庚  
申全聞范葵旣入鞭衍德曰我計先取揚州度江爾  
曹勸我先取通泰今二趙入揚州矣江其可度耶莫  
敢對旣而曰今惟有徑擣揚州耳甲子全配兵守泰  
州悉出衆宣陵丙寅至灣頭立砦據連河之衝使胡  
義將先鋒馬駐平山堂伺二城機便丁卯全攻城東  
門不利賊將張友呼城東請見葵全隔濠立馬相勞

苦葵切責之全彎弓抽矢向葵而去戊辰張璉戴友  
龍王銓張青以天長制勇三軍至阻全不得前遣人  
請援范葵親出堡塞西門列陳待之全不敢動璉等  
乃入城庚午全晨率步騎五千餘攻堡塞西門趙勝  
出兵戰不利范葵以兵益之全兵亦增葵擊却之辛  
未賊引兵二萬沿州城東向西門李虎趙必勝張璉  
崔福力戰自己至申全乃沿東門以歸一勝王鑑于  
俊擊走之襄兵萬人至真州上埧統制張達監軍張  
大連不設備魚貫而行全哨馬帥田四擊之爲數截  
殲者五千達大連死之淮西援兵至亦遇全統領桑

青力戰城中俱不知也襄兵敗全兇焰益振每曰我不要淮上州縣度江浮海徑至蘇杭孰能當我甲戌復引輕騎犯州城南門且欲破堰泄濠水統制陳達率勁弩射之范葵出軍迎擊乃去是日金玠等距淮安十里焚全砦柵全將劉全出戰玠軍不利退屯寶應全志吞三城而兵每不得傳城下宗雄武獻全計曰城中素無薪且儲蓄爲總所支借殆盡若築長圍三城自困乙亥全悉衆及驅鄉農合數十萬列砦圍三城制司總所糧援俱絕范葵命三城諸門各出兵劫砦舉火爲期夜半縱兵衝擊殲賊甚衆自是賊一

意長圍以持久困官軍不復薄城戊寅全張蓋奏樂平山堂布置築圍指揮閑暇范葵令諸門以輕兵牽制親帥將士出堡砦西全分路鏖戰自辰至未殺傷相當庚辰范出師大戰玠等破全將張友于都倉獲糧船數十艘甲申葵出戰賊大敗四年正月辛卯全兵浚圍城塹范葵遣諸將出城東門掩擊全走土城官軍躡之蹂溺甚衆是日玠破全將鄭祥獲糧百艘甲午全兵千餘犯州城東門城中出兵應之全即引去乙未李虎出南門揚義出東門王鑑出西門崔福出北門各徑扼賊圍開土城數處范葵提兵策應全



步騎數千出戰諸軍奮擊俘馘甚衆夜賊復合所開城丁酉趙勝遣統制陸昌孫舉立橋堡砦于北門賊步騎分道來戰勝擊退之范陳于西門賊閉壘不出葵曰賊俟我收兵而出爾乃伏騎破垣門收步卒誘之賊兵數千果趨濠側虎力戰城上矢石雨注賊退有頃賊別隊自東北馳至范葵揮步騎夾浮橋吊橋並出爲三迭陳以待之自己至未賊與大戰別遣虎顯廣必勝義以馬步五百出賊背而葵帥輕兵橫衝之三道夾擊用范所制長槍果大利賊敗走翼日全遣步卒三百餘向城西門乍進乍退以誘揚州兵復

驅壯丁增濠而培鹿角范葵遣騎將出夾城東西牽制之親出刑城西門分二道以進賊望風潰乃募勇力齎薪砲林火其樓櫓十餘賊自平山堂麾騎下救道遇于後軍而歸始全反謀雖成然多顧忌且懼其黨不皆從逆邊陲好進喜事者欲挾賊爲重或陰贊之謂激作愈甚朝廷愈畏則錢糧愈增又許身任調停之責故全兵將舉而張國明先召全之託詞陳遇棄城及歸過三趙圖已蓋成謀也及三趙用宋師業諸闡易國明沮削全官又罷支錢糧攻城不得欲戰不利全始自悔忽忽不樂或令左右抱其臂曰是我手

否人皆恠之時正月望城中放燈張樂姑示整暇全見之亦往海陸載妓女張燈平山堂矯情自肆是晚燕大元宣差宣差激全曰相公服飾器用多南方物乃心終在南耳全乃取誥勅朝服南向歷述平生梗槩再拜褫服焚之歎曰國明誤我淚下如雨收淚就坐疆歡有胸山千道士者老矣生迎致之初見全即歎曰我業債合在州償昭占事多驗尊為軍師及見全焚誥命謂人曰相公死明日我死今日矣人問之曰朝廷以安撫提刑討逆然為逆者節度使也豈有安撫提刑能擒節度使哉誥勅既焚則一賊爾盜固

安撫提刑所得捕不死何為入見全曰相公明日出帳門必死全怒以為厭已斬之范葵夜議誥朝所向葵曰東向利不如出東門范曰西出嘗不利賊必見易因其所易而圖之必勝不如出堡塞西門壬寅全置酒高會平山堂有堡塞候卒識其槍垂雙柳為號以報光喜謂葵曰此賊勇而輕若果出必成擒矣乃悉精銳數千而西取官軍素為賊所易者張其旗幟以易之全望見喜謂宣差曰看我掃南軍官軍見賊突鬪而前亦不知其為全也范麾軍並進葵親搏戰諸軍爭奮賊始疑非前日軍欲走入土城李虎軍已

塞其甕門全窘從數十騎北走葵率諸將以制勇寧  
淮軍蹙之賊趨新塘新塘自決水後淖深數尺會久  
晴浮戰塵如躁壤全騎陷淖不能檢制勇軍奮長槍  
三十餘亂刺之全曰無殺我我乃頭目先是令諸陣  
士衆獲頭目無得爭以為獻故羣卒碎其尸而分其  
鞍馬器甲并殺三十餘人類非卒伍俱不暇問甲辰  
賊軍全椒人周海請降報全已殺餘黨議潰去未幾  
聞安用歎恨飲泣初議推一人為首以竟其逆莫肯  
相下欲還淮安奉楊氏主之范夜上捷書制置司議  
翼日追賊乙巳早安用引五百騎徑南門趨灣頭范

伏弩射之賊呼曰爾襄陽援兵已敗走汝知之乎城  
中應曰汝李全已為截汝何不降賊不應諸將欲追  
賊范懼有伏兵先分兵燒圍城樓櫓夜半火光燭天  
命東南諸門皆出兵范葵繼提精兵進四鼓賊大潰  
丙午黎明葵追及賊于灣頭一戰又破之俘斬及奪  
回糧畜蔽野別將追至大儀不及葵使人瘞新塘骸  
骨得左掌無一指蓋全支解也先是全乞靈茅司徒  
廟無應全怒斷神像左臂或夢神告曰全傷我全死  
亦當如我至是果然揚州平善湘以露布上帝驚喜  
太后舉手加額國明軍懼禍及已唱論云全未死至

有資遊士吳大理等助燭之及泰州凱奏繼上浮言  
始定朝中皆擬隨表入賀彌遠以小寇就平謝止之  
甲寅善湘來犒師二月命胡頴部所獲賊酋二十八  
獻俘于朝旦定奇功二十有九人及其餘促行賞又  
遣趙楷往稟廟筭三月庚寅禡祭有梟鳴于牙占之  
吉別遣余子才率王旻等將萬五千人與子玠犄角  
取鹽城癸巳步騎十萬發揚州留勝權守庚子鹽城  
賊董友王海以兵圍卞整砦玠擊却之癸卯遣總轄  
韓亮戚永昇率多漿船及民船四百入射陽湖擊賊  
于諭口丁未亮破賊于崔涓己酉范葵分兵進至平

河橋勦賊甚多壬子玠整敗賊將王國興于岡門斬  
首千級四月丁巳敗賊于十里亭賊兵爭門墜濠如  
蟻庚申別將范勝趙興破賊砦于壽河拔農民脅從  
者萬家壬戌范葵遣諸軍薄淮安城下賊大敗死者  
萬餘焚二千家城中哭聲振天甲子子才自他道進  
攻賊將董友拒之大戰于港口敗之庚辰舟師過漣  
水戰勝達淮安五月丙戌朔天大霧官兵攻上城賊  
守者尚臥倉皇起鬪官軍互踏肩爲梯前者或墜後  
者繼至自丑至未五城俱破斬首數千級生擒數百  
人兵士有故隸楚州左右軍者家屬數爲賊虐至是

洩憤無老幼皆殺之燒砦柵萬餘家腥焰蔽天餘寇  
爭橋入大城重濠皆滿淮北賊歸赴援舟師又勦擊  
焚其水柵夷五城餘扯賊始懼巳亥子才率趙必勝  
王旻軍移砦西門道遇賊大戰至夜不解子才爲銳  
陣左右殺乃勝楊氏諭鄭衍德等曰二十年梨花槍  
天下無敵手今事勢巳去撐柱不行汝等未降者以  
我在故爾殺我而降汝必不忍若不圖我人誰納降  
今我欲歸老漣水汝等宜告朝廷本欲圖我來降爲  
我所覺巳驅之過淮矣以此請降可乎衆曰諾翼日  
楊氏絕淮而去賊黨卽遣僞計議馮垺潘于欵于軍

門范等密聞於朝朝論不可范曰若明諭朝旨是堅  
賊志不如陽許以誤之我自爲必討之計乃遣范用  
吉入城諭賊曰朝廷巳許納降但令安撫交過北軍  
衍德等遣潘于隨用吉報謝許獻玉帶犒軍黃金四  
千兩范曰我欲款賊賊更來款我于歸鄭衍德等自  
知降亦不免始送款於金至是金遣其副統軍許奕  
萬戶兀林荅以其京東元帥牒來言曰此賊不降能  
爲兩國患請與大國夾攻之各勿受降范怪其來無  
故而難於陰絕遣王貴報之不從其請六月巳未大  
戰於河西三砦賊大敗楊氏歸漣水壬戌賊先遣妻

列傳卷第二百三十六  
孛過淮軍爭欲往斬之不能禁反有起殺頭目者甲  
子復大戰淮安遂平議乘勝復淮陰兵未行淮陰降  
金繼得探報云宋師遲一宿攻城淮安亦爲金有矣  
於是金所據州悉平楊氏竄歸山東又數年而後斃  
全之寇泰州官屬十有九皆迎降獨教授高夢月  
不汙詔贈三官金子壇

